

止  
堂  
集  
二





止 堂 集  
(二)

彭龜年撰

# 止堂集卷五

## 奏疏

應詔論雷雨爲災奏

紹熙五年十月

臣伏准吏部牒錄到十月八日詔書以雷震非時淫雨爲災推尋厥咎未知其繇凡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令臺諫侍從各條疏以聞臣官爲侍從職在論思不待訪對而可言況有詔書之罪己儻有所隱寧不負恩臣不知陛下此詔果實事耶抑止虛文耶果爲實事則陛下卽位之初嘗詔求直言矣今四方之言已交公車其間及陛下之過失朝政之闕遺者必多有之未聞略加採擇見之施行則今日此詔臣恐未免如前日之虛文爾若以虛文事天天豈可感乎臣聞慶歷中災異數見一時宰執嘗謝過上前仁宗諭之曰不須謝過但自行事時范仲淹爲參知政事退而條具應災四事以上皇祐中又以星變內出手詔十二條令中書門下樞密院于軍國庶務中推求實事有合更張振舉者密具以聞于是文彥博等請日舉兩條合更張振舉者委曲面奏所冀言之必行行之必當祖宗應天以實如此臣謂陛下今日當先博採應詔之言取其條上之事責之大臣以次施行如皇祐故事則自可應天而消變雖不爲此舉臣亦以爲可也劉敞嘗謂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議臣之任主明天人陛下當責三公以其職使之陳陰陽不和之理當責議臣以其學使之明天人相與之際此誠知治體之論也陛下儻責實如此則臣安敢以虛文

應詔。陛下儻徒事虛文。則臣雖以實對。亦無益爾。是以臣先以責實望陛下。而後敢言焉。臣聞之宋祁曰。災異之發。政教之本在朝廷。君臣之間耳。其他瑣瑣細故。誠不足以當陰陽之不和。議天人之相與。今明詔所及。止于上躬過失。朝政闕遺。蓋知當務之爲急。臣敢據是二者。參之災變。爲陛下陳之。夫天之鼓舞萬物者。雷風也。君之鼓舞萬民者。號令也。天有雷風之變。乃爲人君號令之應。雷爲天地之動物。最爲不測。而難信者。然發以二月。收以八月。人事候之以爲節。未嘗爽也。故萬物因之以動。蟄而無病焉。若當收而發。則誤物多矣。陛下亦當因雷之非時。而反求之號令之間乎。陛下與大臣。恐不能辭其責。陛下自卽位以來。好出御筆。陸黜之間。多爲不測。若示人以聰明威斷。其慰人心者。固時有之。而動人心者。亦不少矣。陛下抑思人君據天下之利勢。一喜一怒。繫萬物休戚。而使人不可得而測。則人其能自安乎。當人情求安之時。而反使之有不自安之意。殆非初政之美也。司馬光嘗告神宗皇帝曰。陛下好于禁中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夫公卿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而不賢。或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奸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于私門。怨謗歸于陛下。此光體要疏中語也。陛下向在潛邸。固最愛此疏。豈今日乃忘之耶。陛下誠以光之言。平心熟誦。反而思之。則今日之舉。爲是爲非。可以坐決矣。臣故以號令不測。爲陛下之過者。此也。壽皇聖帝因山之舉。國之大事也。始卜稽山。大臣以爲土薄。復卜赤山。太史又以爲不吉。復令卜下宮。爲不可遷也。日月已迫。而神穴未定。有司應辦。蔑知所向。此非朝廷之過乎。太上皇

移御之所有國之大事也。至三易其處。使天下聞之。莫不疑惑。此又非朝廷之過乎。隨龍人推恩。陛下卽  
昨之二日。固嘗有宣諭矣。已而大臣擬進。至于一再。必欲施行。陛下持之不下。臣嘗親聞玉音。謂朕尙未  
見父母。而先推恩隨龍人。孰爲重。孰爲輕。有識者聞此訓也。莫不感歎。陛下聖明。而大臣復請下之。使陛  
下誠心實德。不孚于天下。此又非朝廷之過乎。惟廟議無一定之規。故出令有二三之惑。臣故以號令不  
信。爲二三大臣之責者。此也。雷震不時。應或在是。孟冬之月。六陰過盛。而謂之陽月者。以陰盛則衰。陽當  
生爾。今乃淫雨爲災。蓋陰勝也。推之人事。則君弱臣強。陰勝也。內侵外治。陰勝也。小人害君子。陰勝也。盜  
賊病平民。陰勝也。邊陲多騷動。陰勝也。陛下受天明命。大臣雖有翊戴之勳。而威福之柄。實在陛下。前日  
大臣蔽一大吏。出一臺臣。而陛下覺之。罷大臣而進臺臣。人已服陛下之英斷。君弱臣強之病。宜無有也。  
陛下自在潛邸。不邇聲色。及登大位。親灑宸翰。以聲色及酒爲戒。旣已無所耽溺。則亦無所牽制。內侵外  
治之患。宜無有也。惟是陛下思見太上。朝夕不忘。而中有間阻。絕不得通。求之愈切。闕之愈固。使陛下徬  
徨無策。經營南內。將有移御之慮。若果如此。陛下念親可謂至矣。然于宗廟社稷之計。不審熟慮之否乎。  
此恐未免動陰勝之應也。天道雖遠。固未易知。人心匪遙。正自可見。自古未有不召而自致之災。亦未有  
已出而不應之變。陛下固不可逆料。以爲不然而不慮之也。推之已事。亦可監矣。陳瓘嘗謂承顏養志。當  
以大舜武王爲法。入修家人之禮。則恭順無缺。出治朝廷之事。則威柄不分。此乃大舜武王之所謂孝也。  
臣願陛下如瓘之言。以事其親。則內侵外治之患。庶乎他日可以免矣。陛下踐阼之日。卽以收召人物。諭

臣及召命之出。莫非負天下物望者。今在朝之士。彬彬固多君子矣。然臣嘗密察搢紳之間。則多猜防。顧忌之心。無安舒閒雅之意。蓋君臣之情未洽。而邪正之路未分。陛下信重君子之意。未孚于人。而昵比小人之迹。已見于外。君子告陛下之言。小人或得預聞。而小人誤陛下之意。君子或不能知。正道恐消。邪道恐長。此亦未免動陰勝之應也。當六七月之間。淮浙大旱。剽掠之徒。所至蚘集。今雖小弭。然飢寒漸近。雖朝廷多方軫卹。而州縣在在無米。失今不圖。向後盜賊安保其不作。此亦未免動陰勝之應也。湖南蠻獠。今年侵擾內地。已費調護。粗得平貼。似聞敵人復求疵于言語文移之間。或方內虞饑饉之迫。豈可外有兵革之釁。備禦之策。茫如捕風。此亦未免動陰勝之應也。淫雨爲災。應或在是。臣素無學術。不善推步。因災求類。以薦所聞。願陛下思所以致災之由。求所以弭災之道。事事責實。不以虛文。大要君臣之間。各自反己。則轉災爲福。反沴爲祥。直反掌之易耳。惟陛下留神念之。臣以使事在途。輒因詔書驛置以聞。言語狂妄。甘埃顯戮。臣下情不勝隕越俟命之至。

再辭免侍讀劄子

紹熙五年十月

臣近于十月初六日。具奏辭免新除臣兼侍讀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賜臣不允者。威命下臨。不勝戰懼。輒冒呵譴。游貢忱誠。伏念臣本無學術。充員經幄。已爲過分。今又偶以官職在衆人之上。進叨侍讀之除。是陛下講讀之官。不問賢否。循次可得。豈不上孤緝熙光明之意。此不可一也。臣昨在太上皇朝。嘗因輪對。有劄子論講讀之官。不可不擇。其說謂本朝選擇講官。具有成憲。或近取之宰執。或遠擢之布衣。但

問學術之淺深。不限官資之高下。今不問所學。例以序遷。儻平時未嘗留意于斯。則雖賢何以克勝其任。臣前日既爲此奏。今日乃親蹈其非。若以前日之言是。則今日豈可不辭。若以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言爲妄。此不可二也。臣近以中書舍人陳傅良。煥章閣待制朱熹。竝除侍講。而臣忝爲吏部侍郎。班在二臣之上。臣自念學術。委不如二臣。遂引傅堯俞奏。乞講筵之日。令臣班傅良。熹之下。未准回降。今若令臣爲侍讀。卽又在二臣之上。臣儻受之。卽臣前日之請。乃是虛文。臣旣以虛文侍陛下之講讀。則安敢以實學望陛下之踐履。此不可三也。臣愚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收回成命。別擢名儒。以侍進讀。庶幾有益聖德。不勝宗社之幸。取進止。

三辭免侍讀劄子

紹熙五年閏十月

臣輒有誠悃。仰干淵聽。臣近以辭免新除侍讀恩命。恭拜詔書不允。遂于十月初八日。再具劄子辭免。卽出國門。接伴北使。至今月初八日。回程。乃知上件劄子。未蒙付出。而閣門已報。臣前來祇受侍讀告命。臣退而自揣。不勝戰懼。臣素無材學。不堪世用。誤辱恩遇。過于衆臣。是以前後辭官。詞語懇切。而迫于威命。不得已而受之。陛下若以爲非出情實。徒爲文具。故不復報聞。則臣上罔君父。下欺指紳。揆之公議。豈復可赦。不惟難以受官。又且當行議罰。陛下若察其平素。非事矯飾。則天雖高遠。終必從人。是以不避煩瀆。再扣天關。伏望聖慈。檢會前奏。特賜施行。所有侍讀告命。臣未敢赴閣門祇受。取進止。

貼黃

臣竊知侍讀職事已令陳傅良兼權。欲望聖慈。正除傅良侍讀。不惟慰愜公論。臣亦可以安職。伏乞睿照。

論車駕移御南內于義不安者二于國不安者一奏

紹熙五年閏十月

臣至愚極陋。無益世用。幸獲攀附。誤辱眷知。一旦拔之庶僚之中。寘之侍從之列。恩深力小。恨無補報。惟有區區樸忠。知無不言。庶以仰裨聰明。俯酬悃愾。惟陛下實哀憐之。仰惟陛下自卽阼以來。聽言納諫。不啻如流。雖臣狂愚。亦荷采覽。獨移御南內一事。臣凡五次口奏。始若俯肯。終于不從。如臣過計。似不足聽。然採之公朝。無不疑惑。若徒徇聖意。泯默不言。則臣負陛下多矣。臣竊謂陛下此舉。于義不安者有二。于國不安者有一。謹條列如左。陛下前日臨踐大寶。天下曉然知陛下之心。政以重華無喪主也。今發引有期。而陛下遽有卽安南內之意。異時攢宮既畢。虞主既遷。几筵之奉。誰復主之。陛下謂朔望之奠。乘輿必出。足以安此心乎。陛下若以此爲孝。未足以慰天下之望也。壽皇聖帝。忍棄天下。而不忍委三年之喪。而不服。斯足以爲孝矣。故臣謂陛下不終喪。不可以移御。不然于義不安者一也。陛下移御之舉。臣固知陛下爲父母故爾。陛下今日移御之事。固便于事父母。然爲父母而捨其祖。于義安乎。古人但云。父爲祖屈。不聞祖爲父屈。陛下旣承大統。則當以祖爲重。比者陛下日侍重華之喪。而月爲南內之朝。于事祖事父。疎數中節。輕重得宜。天下咸服陛下之孝。今陛下旣欲移御。不知亦嘗思壽皇虞主所奉之地乎。亦嘗思慈福太皇太后。壽成皇太后。所處之宮乎。若壽皇虞主。止居重華。則二太后當不離此。二太后旣奉壽皇



几筵于此。則陛下不當捨而之他矣。陛下若捨而之他。則不特壽皇几筵無主。而二太后亦孤處于外。是爲父母而捨其祖。此于義不安者二也。臣仰惟太上皇帝臨御六年。輕徭薄賦。仁覆天下。不得罪于百姓。禁戢掊剋。優卹將士。不得罪于諸軍。接納臣下。無大斥譎。不得罪于諸臣。而天下之心。一旦渙然離者。陛下抑嘗思其所以然乎。今日陛下移御南內。以親父母。固懲太上皇失事親之禮矣。而天下之心。猶以爲未知懲太上皇失事親之實也。陛下今日旣爲天下之主。則當察天下之心。向日太上皇之于重華。天下之心。誰怨誰懟。今日陛下之于父母。天下之心。誰疑誰惑。陛下亦嘗知之否耶。旣知之。豈得而違之。陛下儻不近訪之諸臣。遠察之衆論。而獨斷之聖心。臣固知其危也。臣妄議陛下君臣之隙。骨肉之禍。將恐在此。此于國不安者一也。臣言至此。痛裂心膂。自知辭懇意切。必犯威怒。斧鑕之誅。所不敢逃。萬一陛下採納其言。以幸宗社。臣雖受死。亦無憾焉。臣此奏欲望陛下付與廟堂大臣。反覆熟議。若以臣言爲是。乞賜聽納。若以臣言爲非。乞賜竄逐。伏候進止。

貼黃

陛下今日欲見父母。乃第一事。移御南內。蓋求遂此也。而臣固諫以爲不可。豈以陛下不可過南內耶。前三事處之。未有道。則不可耳。伏乞睿照。

論淮東浙西遞角違期奏

紹興五年閏十月

臣聞郵傳天下之脈絡也。人之脈絡壅滯則必病。國之脈絡壅滯則必危。故天下郵傳不可使壅。而邊防

爲尤甚。春秋時。秦將襲鄭。鄭商人遇之于滑。使遽告于鄭。鄭知而備之。故秦無功而還。遽猶今之急遞也。漢趙充國上屯田奏。自金城至長安。報下財七日。古人于邊防郵傳。其速蓋如此。誠以備寇禦侮。稍或稽緩。則國必受禍。不可忽也。臣等誤將使指出。迓金使。九月八日。忽報盱眙奏。使人欲初十日過界。卽乞陛辭出門。及至盱眙。則知使人在境已十三日矣。問之盱眙。則初三日得泗州牒報。卽時八粉牌遞申朝廷。粉牌遞日行三百五十里。合以三日。至進奏院。今乃用六日。是違滯三日也。據本軍申。近日諸遞違滯。不特此爾。登極赦至本軍。遲兩日十一時。金字牌至本軍。遲三日一時。夫二者期限。比尋常文書最急者也。赦書字牌。尙且違之。則他可知矣。邊烽無警。偶不廢事。然偷玩成習。萬一不測。致失備禦。其貽禍豈細也哉。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樞密院劄下浙西。淮東。兩路檢察遞鋪所。根究違滯所在。特與究治。吏卒嚴功懲戒。因而併下沿邊州郡。將遞鋪時時警察。使不至違滯。以起邊防之脈絡。以爲備禦之先具。不勝幸甚。

論淮浙旱潦乞通米商仍免總領司糴買奏

紹熙五年閏十月

臣聞遏糴霸者之所戒。閉糴諸侯之所羞。而況人主君臨天下。一視同仁。豈可使有彼疆此界之分。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不卹哉。竊見今歲淮東。兩浙。多被旱潦。如常潤。揚。楚。盱眙。等處。當此收成之時。斗米至爲錢四百上下。無下三百足陌者。近日行都米價頓增。至煩朝廷輟軍儲給糴。以紓目前。而米價依舊不減。異時春冬之交。必大翔踊。實爲可慮。訪聞江西南北州軍。間有豐稔去處。設使就彼和糴。又恐官司

交易易得成擾。收糴津運。倍有所費。據臣愚見。不若通商最爲上策。欲望聖慈行下三路漕司。俾之約束。沿流州縣。不得遏糴。如商旅米船。特免力勝稅錢。至歲終而止。不得妄以他貨阻滯客旅。如果有他貨。令所至州軍。勒客人別用舟裝載。依法收稅。仍關報前路官司。從漕司多出榜文曉諭。商旅聞此。必須方舟而下。不特移粟之惠。可以救民。而鹽課必增。亦以利國事。莫便于此者。伏候進止。

貼黃

此事若行。沿流州縣。必少虧商稅。但商稅少虧。不過數月。其害甚小。淮浙歉甚。官司無米。不能接濟。其害甚大。更望聖慈與二三大臣斟酌輕重。捐江湖數州徵商之利。起淮浙數州垂絕之民。不勝幸甚。又臣照對淮東總司。例子淮東州軍有糴置去處。歲豐則淮民實以爲利。今歲歉則淮民反以爲苦。欲望聖慈行下淮東總司。如合糴買。歲計權差官往豐熟州軍就糴。留得淮東米麥流通民間。則價直自平。免致乏食。併乞睿旨。速賜施行。

論朱熹以諫移御而去乞同罷斥疏

紹熙五年十一月

臣輒控誠懇。仰瀆淵聰。臣近被旨。送伴北使。回至楚州。忽聞煥章閣待制朱熹奉祠。不得其故。陛下從給舍之請。令熹出守。聞之道路之言。熹因諫移御。所以有此除命。竊緣移御一事。臣凡五次進說。未蒙聽從。臣寢食之間。實不遑處。比因接伴回。嘗與熹約。欲于講筵。共獻愚忠。適以北使在廷。連日罷講。而臣以充送伴。忽忽復出。因與熹別。又約各具奏論。是以臣于閏月二十八日在楚州。嘗具一劄子附遞入諫。朝

夕俟命而熹乃因此事而出。則臣實誤熹也。熹篤學力行。爲世儒宗。在壽皇。太上兩朝。屢經召用。以熹剛直不屈。雖出卽退。故天下高之。咸以熹之出處。卜治道之隆替。幸遇陛下睿聖天縱。求賢如渴。卽昨之日。卽諭臣以召熹之意。不由薦引。旨自中出。故召命旣下。清議翕然。熹再三懇辭。陛下再三趣召。人皆謂熹必遭逢陛下有所設施。今來未兩月。無故而去。又非因熹之請。乃自特旨。識者莫不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而詰其端由。乃自臣敢。則臣非特誤熹。又誤陛下。臣舊不識熹。自熹入朝。方始相見。不遇一再見而臣已出矣。臣與熹卽係故舊。雖誤熹不過得罪朋友。至誤陛下。實得罪宗社。臣之罪大。所不敢逃。欲望聖慈將臣誅斥。以警有位。臣退當屏處。恭俟威命。取進止。

論韓侂胄干預政事疏

紹熙五年十二月初九日。上時爲吏部侍郎。

臣聞侍從爲論思獻納之臣。于天下事無不得言。故歐陽修爲翰林學士。論狄青不當在樞密府。包拯不當爲三司使。而不爲侵越。彭汝礪爲吏部侍郎。論曾肇不當黜降。韓維爲知制誥。論范鎮不當補郡。而不爲朋比。蓋知無不言。事無不論。侍從之體當然也。反是則阿容苟合。沈默自全。不足爲天子近臣矣。臣素無所長。荷陛下擢之庶僚之中。實之侍從之列。三數月間。恩寵狎至。諸臣進用。未有若臣之驟者也。使臣止貪榮遇。則箝口結舌。最爲上策。使臣粗求補報。則犯顏觸諱。必蹈危機。然營己忘君。臣實不忍。輒敢冒昧。陳獻其愚。惟陛下裁擇。臣伏見祖宗待外戚之法。遠監前轍。最爲周密。不令預政。不令管軍。不許通宮禁。不許接賓客。不惟防禁之。使不害吾治。亦所以保全之。使全吾之恩也。近者交通內外之禁固已墮矣。

然預政管軍之制。猶未改也。已墮者固未敢望復之。而未改者其可壞之乎。臣伏見知閣門事韓侂胄。乃太皇太后之懿親。而中宮視之亦尊行也。其人本是世家。慨慷喜事。陛下入踐大寶。侂胄嘗效微勞。士大夫以此頗多之。然日來籍籍。皆云數入禁近。干預政事。臣固知陛下英睿明斷。于天下事無不習練。何資此徒。然陛下進退大臣。更易言路。皆初政最關大體者。其所以進退之由。更易之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能知之。大臣或不能言。而侂胄能言之。不知侂胄何以得此。彼其假託聲勢。竊弄威福。顧其術則然。然而天下治亂。君子小人之消長。止在人材進退之間。人君所以審擇而自執之者。一旦外戚乃得陰乘其機。簧鼓于外。則陛下總攬之權。恐爲此人所盜矣。臣聞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卽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止要權出于一。若使守令之家子弟親戚。交通賓客。關節無禁。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嗟。如瓘此言。陛下安可不察。臣觀侂胄近日所爲。不特如向宗良而已。竊惜朝無陳瓘。不能爲陛下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尙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尙能論之使懼。不謂陛下始初清明。有臣如此。而乃無一人出一語及之。則其聲勢可知矣。臣官爲侍從。職侍讀講。目擊此人累陛下初政。乃緘默不言。則臣負陛下。昔范祖禹嘗告哲宗曰。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爲令德之主。惟恐有纖毫之失。臣之事君。實慕斯義。况辨邪正。明是非。乃講讀官之職。臣欲于此定陛下取舍之意。決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故不敢不爲陛下下一言。若陛下以臣言爲是。則乞黜侂胄以解天下之疑。若以臣言爲非。則臣與侂胄不能兩立。退當屏

處以俟威命取進止。

附日記。其日因論韓侂胄奸狀甚悉。上諭云。只爲是朕親戚用之。不知如此。奏云。政恐陛下不知。所以言之。遂進劄子。時上亦無怒容。讀劄子訖。因奏云。臣欲論此人久矣。到今方發。政緣陛下近日。遂得朱熹太暴。故欲得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所謂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乃劉向論漢元帝語。陛下豈可效之哉。因極論君子小人不可不辨。其言甚悉。奏事訖。復奏云。臣旣論侂胄。仰犯威嚴。自此當居家以俟威命。上諭云。不須如此。欲退閒。上賜之坐。又款曲問及飢民北使。從容久之。乃賜茶而退。到家申三省。又以劄子白廟堂。次日。聞早上宰執開陳之略。上云。韓侂胄是朕親戚。彭龜年是朕舊學。誠是難處。集賢進兩留之說。欲以韓侂胄奉內祠。彭龜年依舊供職。上云。甚好。丞相繼請云。彭龜年性剛。若陛下留之。不如宣引一番。面諭曲折。上云。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五人一人死。一人丁憂。兩人論罷。只有彭龜年在。有事肯來說。只如此區處甚好。

論復經筵坐講疏

慶元年

臣竊見本朝藝祖開寶四年。召王昭素賜坐講易。自是累聖相承。凡有講讀。無不賜坐。乾興間。孫奭坐講。時仁宗尙幼。跋案而聽之。奭因請立講。論者不以爲是。熙寧元年。呂公著等請復坐講之舊制。詔太常禮院詳定。于是韓維等言。列侍之臣。尙得環坐。執經而講者。顧使獨立。事體輕重。誠爲未安。請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時龔鼎臣等以爲不可。遂不復行。恭惟陛下留心學問。增置講讀。當講之日。早

晚兩講固已有光祖宗。早間御殿一循近例。講者立侍。不廢君臣之禮。晚御後幄。又復舊制。講者坐侍。且盡君臣之情。禮兩盡。古今所難。識者無不竊歎聖性高明。區處有道。既有施行。而議者乃以坐講爲非。執後世尊君卑臣之見。而失先王好善忘勢之誠。雖知陛下不得已而從之。然使陛下聖德不明。祖宗舊制不復。誠爲可恨。臣今檢到程頤與顧臨辨殿上不講書奏劄。繳連進呈。頤之本意。但欲因此輔養人主。重道之心。實爲可采。儻蒙睿覽。使見近日坐講能行。爲是爲非。如臣不學。固不足廁勸講之列。若此禮一復。天下通經學古之士。必有聞風而起。副陛下之意者矣。臣不勝拳拳願望之至。

論定監司奏

嘉定九年案此疏從名臣奏議補入

臣竊攷監司之官。蓋源流于秦。以御史監郡。然漢初猶惡其繁。遂以丞相長史分刺諸州。不立常員。逮世宗時。始置十二部刺史。亦不過一部一人而已。本朝遵之。其始逐路止置轉運使一人。惟京東西河東北淮南兩浙。乃有使副。若糾察刑獄。則命轉運司一常參官掌之。自淳化而後。逐路置提刑之官。然或置或罷。猶不爲常。熙豐以來。朝廷命使始紛紛矣。蘇軾常論其弊。譬之立廡長而馬益羶。蓋善喻也。紹興初年。雖未嘗大有所更革。然所在監司。多不備置。或以一員而兼領。亦不聞有所闕敗。然則天下之治亂。繫乎監司之賢否。不繫乎多寡也。概可見矣。臣竊觀近日監司皆無闕員。間有一事而分爲兩司。一司而轄以二人者。其間職掌不同。好惡亦異。外假舉刺。內示趣向。同一訟也。而有是非焉。同一吏也。而有能否焉。號令難于奉行。往來疲于迎送。蓋不止如蘇軾之所論。其爲害豈細也哉。臣愚欲望陛下攷祖宗創立之規。

監紹興權宜之意。將所在監司。或省或併。間總于一員。或文或武。不必于竝置。庶幾州縣之吏。易于趣向。朝廷政令有所總一。而員數不多。亦易選賢。如姚崇所謂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此尤當深察也。



# 止堂集卷六

## 奏疏

論正始之道疏

案篇首逾年改元。慰壽皇之心。及篇末州縣小吏云。是光宗紹熙元年。由吉州安福丞。除太學博士。初所上。缺載永樂大典。今據名臣奏議補錄于此。

臣仰惟陛下嗣無疆大歷服。逾年改元。于是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非細事也。臣嘗推原古人紀年之意。不謂之一。而謂之元者。元善也。所以明人君體元之道。在善其始也。今日陛下繼天地之德。衍宗社之慶。慰壽皇之心。答臣民之望。視始正本。實在于此。草茅小臣。獲對清光。適際斯時。區區愚忠。猶有所見。輒敢條列以上。仰報聖明。惟陛下財幸。臣聞心者身之始。身者家之始。朝廷者天下之始。元子者萬世之始。于其始而知所以正之。體元之道無餘事矣。何謂心者身之始。身聽于心者也。心一動而身隨之。不可不正也。然聖人所謂正其心者。亦去其所以害心者而已。是以大學曰。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蓋感于物者稍偏。則動于中者皆邪。在常人尙且不可。而況人君乎。陛下聖學高明。其于正心必有道矣。臣猶願陛下日日察之。念念察之。使忿懣恐懼好樂之類。皆不足以動其中。則陛下之心。卽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使數者苟有一焉。則其發用之間。或有以害夫清明之體。而于酬酢萬幾。宰制萬事。統御萬國。恐亦難矣。昔范純仁有言。君心欲如槃水。常使平正而無所趨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斯言可謂得人君正心之道。惟陛下念之。何謂身者家之始。大雅之歌。文王曰。惠于宗公。神

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家之難齊也如此。以文王之聖。尙且待神無怨恫。而後能使其家刑焉。是必無一毫之愧于身。乃可舉一家之政于內。故賜予私。則僥倖之路啟。寵幸私。則嫉妬之害生。用度不節。則儉約衰。法制不嚴。則名分僭。今日宮庭。未必有是。設或燕閒之際。少懈隄防。深虞間隙之開。便難窒塞。在陛下謹之而已耳。何謂朝廷者。天下之始。大抵天下之事。當出于一。出于一。則有所總統。而天子之勢尊。不出一。則無所總統。而天子之勢褻。世言漢武帝以九卿之權。問宰相。宣帝以天下之務。在中書。爲得駕馭臣下之術。不知政出二門。實妨理道。臣恭聞本朝仁宗皇帝。英識偉度。三代而下一君而已。事出獨斷。何所不可。而權要請託。每以大臣爲辭。實以此門一開。姦徒百出。深謀遠計。近世所無。此陛下家法也。崇寧奉行御筆。乃小人盜權之術。此陛下近鑒也。臣竊問陛下卽位之初。所施行事。間出中旨。雖睿智所及。多中事情。然憂國之臣。未免過慮。近日此塗漸塞。朝綱寢清。臣願陛下長守此意。使朝廷政事。常出于一。得則功歸于上。而陛下受從善之名。失則責在于下。而陛下免徇私之謗。體正事順。莫便于斯。如此而後朝廷可正。而天下之治可得而舉矣。何謂元子者。萬世之始。臣聞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祚胤古人所甚重也。是以自初生至于成人。教之皆有方法。古者父子雖曰異宮。然文王之爲世子也。日問安于寢門之外。則其相去當不甚遠。嘉王陛下之元子。宗廟社稷所繫非輕。而今遽建邸于外。自此居處之易察。恩意之易浹。教誨之易行。當不如前日在陛下之側矣。陛下雖簡擇僚友。謹選左右。然傅相之士少。侍御之人多。傅相正而難親。侍御近而寡正。從違之頃。賢否便分。皇子雖天資穎特。敏

于爲善萬一熏染積習之餘。或移岐嶷冲和之性。臣恐不能不重陛下宗廟社稷之念也。臣竊見司馬光請以皇子伴讀官提舉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如有巧佞讒諂者。許令糾察。其言極切事情。臣願陛下舉而行之。大要使府僚之勢。重于侍御。道義之訓。密于晏遊。則萬世之本。可得而正矣。臣州縣小吏。不識忌諱。輒肆狂妄。輕議家國。罪當萬死。惟陛下赦其愚戇。

審材辨官

疏案此以下諸疏並據名臣奏議補錄舊不著年月

臣聞古者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其選舉之塗已異。及其論辨而後使之。則亦辨其賢與能而已。漢王嘉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尙有分別。未有混天下之材。納之一區。不擇材之短長。不計職之劇易。爲人擇官。而不爲官擇人。如近世者也。大抵天下未嘗有不可用之材。而亦鮮有無所不能之人。能于此者。或不能于彼。可任繁劇者。于坐鎮雅俗。未必優也。使處之各當其任。用之各盡其材。則不惟官各舉其職。而人亦無遺才易務之恨。倘德足以鎮雅俗。而使之任繁劇。則必暴其短。才足以任繁劇。而使之坐鎮雅俗。則必不勝其官矣。故天下之事。多敗于官之不得其人。而天下之才。亦敗于用之不稱其宜。如斲梁爲杙。其金代士甚非。后王所以輔相裁成天下之道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大臣。于選任之際。審材辨官。可大受者。不使之襲小務。事一節者。不使之受繁劇。工文學者。卒任之以文學。精政事者。專責之以政事。而且量其職任之輕重。以爲進用之等級。使官各稱其才。而無缺望。人各安其官。而無倖心。實天下幸甚。

乞詔求直言疏

臣聞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後世惟魏相稍識此意。每敕掾史按事郡國。令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以上相輒奏之。相與趙充國議擊匈奴。乃曰。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非小變也。夫風雨變異。天之災。子弟惡逆。人之變。天人變動。而朝廷不聞。尙安足以圖治乎。今之州縣。每遇災異。自非水旱。例不以上。頃年江湖閩浙。同日地震。惟建昌軍因言失火。併以上聞。前年福建江西。間有地震去處。惟漳州守臣上章自劾。至于子弟惡逆。時亦有之。緣法中有守令量事貶降之文。用是例不舉按。是不可以爲尋常而不問也。夫至和之氣。感于人事。大順之治。積于閭門。若天示警戒而上不聞。則德不修。人反天常而上不治。則政不舉。如此而欲求天下之治。不可得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州縣。凡有災異而輒不以聞。有惡逆而匿不舉按者。令監司覺察。又令御史臺察監司之不舉按者。上之。略加懲罰。庶幾上下警懼。各思有以消弭災變。感召至和。不勝幸甚。

議紹興和買疏

竊惟和買行于東南。今近百年。獨紹興一郡。施行無定制。議論無成說。致煩明詔。令廷臣集議。臣嘗攷究紹興和買。不惟始初數額太重。立制不均。而朝廷每欲更張。未及施行。輒爲浮言胥動。又復轉易。其病全與東漢不能均河南。南陽之田相似。病根如此。雖有良藥。無如之何。然既有朝旨集議。臣叨綴從列。敢不罄竭愚慮。以備采擇。臣嘗謂今日士大夫論紹興和買。不過二說。欲究實上四等詭名者。其說正大而易

敝欲均科及下五等小戶者。其說均平而不正。何謂究實之說。正大而易敝。臣聞經界之初。紹興和買。鄉村物力三十二貫科一匹。今則十七貫三百五文科一匹。此皆上戶走爲下戶之弊。若核實詭戶。歸之上戶。則物力自寬。和買自輕。雖以嚴法行之。人自無辭。然從前爲紹興守令者。孰不知出于此。而卒未能革。間有不畏彊禦者。纔行一二。而搖撼于後者已百十矣。今日改正者。曾無幾何。而後日走寄復如初矣。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一重一輕。誰肯就重。此所以不能使之無敝也。何謂均科之說。均平而不正。夫不分等。第一例科紐。自此重者皆輕。必無避免之謀。無者皆有。亦無隱寄之處。可不謂公平矣乎。然和買本非常賦也。而今以常賦之法行之。此不可也。或者雖云江西及浙西平江等處。和買通五等皆敷。今紹興獨不敷及五等。是偏也。殊不知和買不及五等。在今日猶爲仁政。若得他州併五等不及。豈不幸甚。今乃欲引他州刻取之法。以例紹興。又不可也。或者又云。和買初敷時。官司給錢。所以不及五等人戶。政恐其無力可恃。失陷官錢。今既無此慮。自可敷紐。豈不思支錢而取絹。則不及。無錢而白取。則及之。豈爲民父母之道乎。又不可也。此所以不得謂之正也。然則若之何而可。臣謂今日和買。本非合取于民之物。但以版圖未復。用度未充。不能遽捐之于民。既未能捐之于民。則取之之法。豈可不立。夫法亦貴于平而已矣。今既上四等有和買。下五等無和買。開之以走寄之地。安能禁百姓之不爲哉。前日田產自三十六貫減至十七貫敷一匹。後日必自十七貫減至四五貫敷一匹。未可知也。而可不救乎。臣所以嘗有請以上四等有田產人戶和買七萬七千餘匹。乞籍爲定數。令今後一隨田產推割除受。可以絕目前走寄之弊。惟是

有田產下五等人戶和買計四萬七千餘匹。今戶部獨放四萬四千之數。于內除豁逃絕等一萬一千餘匹外。亦已放及三萬三千餘匹。止有一萬四千餘匹。未有著落。欲乞戶部更與寬容本府一年。從本府選擇逐縣令佐。有風力可倚仗者。于今來下五等戶合數和買四萬七千匹數內。更切根究走寄之數。若再根究到走寄之數。物力自寬。又有上戶買下戶之田。亦合依上戶等處起紐和買。如此則今來一萬四千匹未充之數。漸漸可補。但須豫降指揮。令本府今後根究得隱寄及增起到上戶買下戶田產上和買。不得過今十萬之額。如或有餘。即增上物力。錢貫均敷。庶幾不致重取于民。然此亦只是目前救弊之謀。非即久遠通行之策。濟所不及。猶在夫人。異時國家儻遂恢復。財用稍寬。則將此無名之賦。一切掃除。方始無愧于古。謹議。

乞寢罷賣田指揮疏

臣聞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古者制田。惟有歸受之法。民既壯則受之。既老則歸之。如此而已。未有舉在官之田。與民交手爲市者也。唐許民賣永業田。識者猶議其非古。況官自賣乎。臣竊聞近日斥賣官田。此令一出。四方之人。交口竊議。臣甚爲朝廷惜此舉措也。臣照得在法官田。惟許下五等人戶請佃。所以優之也。官戶及上三等戶不許。所以防其侵細。民求生之路也。今一旦舉而出賣。令之曰。價高者得。小民雖有現耕之田。無錢可買。豪民積鏹千萬。尋常睥睨小民之田。恨不盡取。而官司乃爲之開其門。闢其塗。細民之田。將盡歸豪民矣。昔任其勞而墾治者。細民之力也。今享其成而膏潤者。豪民之利也。豪民以錢易田。

不歸恩于朝廷。而細民一日失田。必歸怨于朝廷。朝廷但以減二分價。爲優現佃之人。不知現佃之人。有錢則方可獲此利。無錢則坐視有錢者取田去爾。能使之不怨矣乎。議者必謂今日國家匱乏。一日出此。可得數百萬緡。豈不甚利。此特小丈夫狃淺之見。何足以謀國哉。夫數百萬緡。或可以積致。人心一散。不可以復收。其輕重得失。何如耶。仰惟陛下自卽位以來。減月椿。損經制。輕折估。寬和買。仁心仁聞。固已四達。然或者猶謂僅能寬州縣之力。未必州縣能寬百姓也。今賣田之令一出。則害徑及百姓矣。爲人臣不能爲人君固百姓之心。而乃爲人君離百姓之心。此臣所甚憂也。臣聞向來斥賣官田。多以百姓不便而止。臣謂與其使之不便而後止。則所損已多矣。不若不行之爲愈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賣田指揮。早與寢罷。以安人心。以固國本。不勝幸甚。

論差官賣官田及教閱土軍弓手疏

臣聞法不可以窮天下之情。可以啟天下之僞。夫先王之爲法。豈恃其足以治天下哉。亦曰。吾爲之齊量于此。而付之人焉耳。儻一任法而不任人。臣見其法愈密。而弊愈不可救也。且以賣官田言之。夫一邑之間。有令。有丞。有簿。有尉。是四人者。朝廷固委之以一邑之事者也。一邑之事。四人皆足以任之。而獨出賣官田。必隔邑。差官啓封。果何意哉。以其邑之官爲不足恃乎。苟不足恃也。則官田何重于一邑。況邑之官田。非此有而彼無者也。彼于此啟封。此亦于彼啟封。使皆可信之人。則何間乎彼此。不然。以彼易此。均無益耳。而何爲擾擾使奔走往來。小則資糧扉屨。糜州縣之財。大則去彼來此。曠職掌之事。至有所得官田。

之直不數千。而差官之費已倍蓰者。此皆任法不任人之弊。故至此也。又如教閱土軍弓手。議者已知其非。請之朝廷。乞止。令本州兵官拍試矣。臣以爲尙非簡便。蓋月一拍試。大州之邑。或累十數。必未能徧。小州亦不下三四邑。所謂官兵者。月糜其半于道路。而後已事焉。與賣田啟封之利害。何異哉。如上二事。臣欲乞委邑之令佐。使監司帥臣。按其功績。而爲之賞罰。庶幾提綱振領。使天下無擾擾之患。而享清靜之福。不勝幸甚。

江陵條奏邊備疏

案此以下諸疏舊不著年月。今參合宋史本傳。當是光宗紹熙末。因劾韓侂胄。出知江陵府後所上。

照得江陵府雖名次邊。其實西當蜀口。東接吳會。南控長江。北去襄陽。止五百里。皆是平原曠野。別無險要。可以據守。本府雖是鄂州大軍分屯之地。然少壯之卒。竝戍襄陽。守寨之兵。多是老弱。設有緩急。何以支吾。所以前後帥臣。申飭民兵科條。陳乞備邊錢穀。不敢少緩者。政以其地無險可依。無兵可恃。當形勢最緊之區。而無備禦一分之力。若非平時控告朝廷。則急緩之際。必至敗事。臣素無材術。謬當闡寄。到任兩月。備見本府兵財空乏。不容自已。謹開析條奏下項。一本府廂禁軍。皆是烏合之徒。全不中用。雖有神勁千人。除火隊及分戍人外。常只有七八百人在寨。昔人守禦此地。動數萬人。猶以爲少。今僅以數百守之。豈不甚可危哉。惟是諸縣義勇人數頗多。有緒可葺。然本出耕農。不習軍事。自向來歲一教閱。進丁退老。人猶淬勵。不敢怠惰。近年本府以財計窘匱。不復施行者六七年。去年又有指揮。令就近鄉教閱。名爲便農。其實陰廢之爾。蓋百姓身習稼穡。不便擊刺。疆之施爲。猶不得已。若聽其自作自止。寧復留心縱使。



首領得人。或能奉行。亦無激賞。誰復勸勉。臣恐義勇自此不復可用矣。臣照得義勇之籍。正軍計一萬五千七百餘人。朝廷歲養萬五千兵。無慮衣糧數十萬。今歲一閱義勇。費不及十之一。而遽憚所費。致廢萬五千可用之兵。誠爲可惜。本府自將秋苗撥充歲計之後。若教義勇。亦無米可贍。然臣若顧此小費。以不教爲便。是臣孤陛下使令。臣不敢也。臣今會計本府義勇一萬五千人。若分作三番。一歲一教。三歲而遍。其當教之歲。則令進丁退老。不教之歲。則令如近制。自習事藝于鄉。如此則費不甚廣。而事可常行。民不甚勞。而藝亦不廢。事莫便于此者矣。若蒙聖慈。以爲可行。乞自今歲爲始。仍乞下本路轉運司。每歲計實教人數。應副合用激賞錢物。其口食米。令本府自認擘畫。伏乞容照。一本府一歲二稅。絹不過數百匹。苗不過萬石。不能當江浙一大家之人。全藉酒稅以養官兵。而酒爲戎司。據其大半之利。獨有商稅不用。百色取辦于此。是以歲計常是不足。儲蓄枵然。緩急無恃。恭惟壽皇聖帝。經略恢復。留意邊陲。知本府素來窘乏。故命劉琪守郡之日。特撥祠部度牒二千道。令其變賣爲備邊庫。又添撥宣司賑糶米錢十六萬餘貫。并迪功銀四千八百餘兩。通爲錢七千三萬緡有奇。其爲慮至深遠也。後因乾道六年。撥充鄂州官兵。激賞之後。一時帥臣。失于執奏。自此他司。援例接續請撥。或充軍中酒本。或充打造戰船。或充交點軍馬。或充教閱義勇。或充總司收糶米斛。或充他州賑濟。前後共支過五十八萬餘貫。去年辰州蠻獠小小作過。本庫又支過二萬餘貫。現今朝廷行下。將從軍之人。犒賞一次。度所費亦復不貲。經此一番支遣。胥削殆盡。竊惟本府去邊頭甚近。去朝廷甚遠。萬一緩急。或有調發。若候奏請。豈能及事。朝夕思念。可爲寒心。

臣愚欲望聖慈。監壽皇遠慮如彼。念邊郡無備如此。將朝廷向來撥去備邊庫錢。計數給還。或以度牒。或以會子。專責帥臣變轉。盡行封椿。以爲他日戎事之備。不勝幸甚。

貼黃

臣已具錄前後降旨支撥錢數。申聞朝廷。若大臣開陳。得蒙睿覽。便知此錢一文已上。皆是朝廷支撥。卽非本司用過。今來所乞填償之數。于本司歲計。卽無干涉。但欲以備邊方緩急爾。臣亦知朝廷窘匱。應副州郡之錢。不過度牒會子二種。但度牒會子。惟平時可以換易。若直待緩急然後給降。決難支用。併乞睿照。

乞權住湖北和糴疏

臣輒有愚見。仰干淵聽。臣照得去年朝廷以淮浙竝饑。江湖小熟。遂下和糴之令。嚴遏糴之禁。惠甚渥也。然州縣亟欲集事。未免敷糴于民。商賈競起趨利。又復爭糴于下。而江淮兩浙帥倉。以至總司戎帥。皆散遣官吏。多廩錢物。四處收糴。其所差人。爭先趨辦。迭增價直。以相傾奪。米價旣長。害及細民。細民日要添錢糴米。富家愈見閉糴自豐。遂使江湖小熟之地。反有飢餓不給之民。臣自江西以入湖南。所到去處。皆病于此。及入湖北。愈覺益甚。去歲江陵雖正蒙朝廷拋降和糴米十萬石。緣湖北地廣人稀。耕種滅裂。種而不蒔。俗名漫撒。縱使收成。亦甚微薄。每到豐稔之年。僅足贍其境內。萬一發泄出外。必至價直翔踊。常年米價。每石若及兩貫。已爲極貴。今米直至斗添數百。長猶未已。方此耕布之時。使百姓困于貴糴。無以

自給甚可憐也。況本府既有補糴。又有和糴。數目既多。深恐置場不能頓足。不免均之諸邑。諸邑復不免數之百姓。上下相乘。其勢有甚不得已者。其初定價。正當秋成米賤之際。只據一時市直。每石作一貫五百具申。及到後來。諸處官司商販。競來爭糴。米直陡貴。官司但以事干朝廷。只執元價。不敢增添。馴至今日。輸猶未足。乃是百姓受錢于米賤之初。而輸米于增價之後。甚者家無現儲。不免轉糴以償于官。焦熬如此。可不速爲之計哉。臣至愚極陋。蒙陛下寄以牧養之責。臣既親見小民無牧養之具。豈可不仰告陛下。臣照得江陵府已申朝廷。乞將和糴未足之數。候到秋成糴足。未准行下。臣契勘本府合糴米十萬。據諸處申到。已糴及七萬。尙有三萬未糴。而現在之米。已承朝廷指揮。未令起發。以此見得淮浙亦不待此米之來。所有未糴三萬。若得少緩收糴。卻得蘇此一方之民。緣今來已是五月。若俟朝廷行下。然後住糴。恐不及事。臣已令本府將現糴未足米數。且權住糴。以待回降。庶使青黃不接之交。留得此米。接濟百姓。以了農事。不勝幸甚。

### 貼黃

臣訪聞諸路監司帥臣。在湖北糴米甚多。其糴米之價。比之本府和糴。每石率多一貫以上。故其交易。比和糴尤易。臣計本府和糴之數。已及十分之七。卽外路諸司所糴米數。必是過之。設使卽日住糴。亦不闕事。臣已行下本路諸州。令勸諭有米之家。當此艱食之時。先將米穀糴與百姓。如本州縣食米已足。卽許將所餘之米。糴與外路盤販之人。臣爲見本路百姓。委是闕食。不得不權宜措置。以救目前之

急。若是去年十二月。今年正月之交。臣亦不敢如此施行。但恐自此或有過繼之謗。尙冀陛下爲此一方之民。曲加睿照。臣罪萬死。所不敢逃。

奏辰沅州水災劄子

照對本府今年五月以來。雨水頻多。江流暴漲。遂行下本路諸州。取會有無被水去處。至六月十六日。據沅州申。五月二十日。麻陽縣被水淹浸。推流屋宇四十七家。不申損失人口。七月二十二日。據辰州申。五月二十一日。溆浦縣被水淹浸入縣。其水暴猛。第三。第四都損失四十一人。臣已當時行令。逐州給米賑濟。及令尋訪損失人口。所在殮埋。又緣兩州皆邊溪洞。亦已令逐州密飭兵備。綏靜蠻獠。去訖。臣竊見入秋以來。又復多雨。恐傷禾稼。朝夕憂惶。仰惟陛下焦勞爲民。尤軫水旱。況在邊郡。有此災傷。臣仰體聖懷。敢不具奏。伏乞睿照。

乞復湖北主簿省罷稅官疏

照得湖北州軍。朝廷向來以經兵火之後。土曠人稀。民瀆事簡。縣道佐官。多不備置。而以縣尉兼主簿。又以江湖盜賊。出沒不常。而差武臣爲縣尉。蓋亦因時施宜。初非以爲經久可行不可改之制也。近年以來。戶口寔盛。事亦向繁。而一縣之間。自知縣而下。別無文臣爲佐官。若知縣或有事故。卽簿尉監務以次攝事。而少知自愛。不甚循謹。吏民玩狎。多致敗闕。如本府近日監利縣酒稅姚師言。因攝縣日。侵夜行刑。杖死坊戶。爲提刑司按罷。又有監利縣簿尉劉汝翼。因攝縣尉。盜用官錢。現具案聞奏。此皆跡不可泯。不容

闖略者也。其他生事擾人。往往而是。其弊至此。豈容不解而更張之哉。臣照得諸縣各有監務一員。雖云酒稅當置專官。然一縣酒稅。知縣鮮有不任其責者。酒稅若非知縣任責。亦未必能趣辦。故所至外縣。多令知縣檢察酒稅。政謂是爾。臣愚以爲若使省罷稅官。而以知縣兼酒稅。復置主簿。差注文臣。而以佐知縣。則一邑之事。宜無不舉。儻蒙聖慈以爲可行。卽乞從臣所請。下吏部將湖北縣道有未置主簿去處。復置主簿一員。依格差令文臣。卻于本縣省罷稅官一員。令知縣兼管酒稅。其現任人。令滿今任。已授未上人。別令改注。不勝幸甚。

#### 論湖北京西楮幣疏

臣竊惟國家興創會子。所以濟錢幣之乏。若官司有以權之。使之流通不壅。然後緩急可恃。臣聞湖廣總領所會子。當來立法。止是許于湖北京西界內行使。其襄漢戍兵。月得料錢。全靠客旅貿易。其會子止到鄂州。便著兌使。而官司無以權之。遂使坐賈之人。乘其急遽。低價以售。用是一貫會子。止可得五百左右。現錢會子既輕。商旅不行。故戍兵所得會子。愈難變轉。而會子益輕矣。萬一緩急。豈不害事。欲望聖慈行下湖廣總領所。多領措置。須使現錢會子。官私流通。便商旅興販之利。免戍卒折閱之怨。不勝幸甚。



# 止堂集卷七

狀

## 同李臺法辭免再辟申省狀

照得謙等十二月二十六日准尙書省劄朝請大夫新除侍御史張叔椿奏臣蒙恩除前件差遣卽具辭免伏准省劄備奉聖旨不允臣仰承威命未敢再有陳請臣竊見本臺檢法官李謙主簿彭某以元辟官替移陳乞改差照得本臺屬官二員雖許臺長奏辟若所辟已得其當難以數有更易緣此二人文學操履甚協士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依舊在任伏候敕旨十二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謙等恭承恩旨至于稠疊再三違戾宜行重誅然臣之事君不惟以承命爲信而亦以盡己爲忠不盡所懷卽爲不忠是以不憚煩瀆再敢控陳謙等昨從事侍御史林大中奏辟入臺林大中旣遷謙等法合隨罷今來御史張叔椿雖再行奏辟緣謙等昨自入臺以來風憲之議無不預知其林大中所劾大理少卿宋之瑞回邪等事謙等亦嘗與聞今來林大中旣除職與郡卽是以前所劾爲非謙等裨贊無狀豈得無罪若再從辟入臺是以裨贊無狀之人復誤憲府不惟累朝廷舉措之公亦害謙等去就之義欲望特賜敷奏與謙等一在外差遣下御史臺別辟屬官庶得允當伏候指揮

## 同李臺法再辭免除寺丞申省狀

照得謙等。昨具狀申尙書省。乞免辟入臺。陳乞一在外差遣。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李謙除太常丞。彭某除司農寺丞。謙等以求去得遷。實不遑處。未敢供職。遂再具狀。轉申朝廷。辭免新除恩命。正月四日。准省劄。檢會謙等前月所申第一狀。陳乞一等差遣。第二狀。陳乞在外差遣。劄付謙等照會。竊緣謙等昨來三狀。申尙書省。陳乞差遣。各有事因。第一次。緣侍御史林朝請除吏部侍郎。謙等係所辟官屬。法當隨罷。所以止申乞一等差遣。第二次。緣林朝請已除職。與郡。謙等爲屬無狀。義當同出。所以再申乞在外差遣。卽不敢前後異同。謙等緣正月二日所申。未准處分。須至再具申稟。欲望檢照謙等前後所申。特賜敷奏。與謙等一在外合入差遣。庶安愚分。伏候指揮。

辭免除司農寺丞申省狀

正月初一日。伏准尙書省劄。除司農寺丞。某祇省成命。踟躕不遑。伏念某近三具狀申尙書省。乞免再辟。御史臺主簿。仍乞在外差遣。方懼得罪。乃蒙遷擢。不勝惶恐。緣其前狀所申。不特以林侍御出臺。法合隨罷。實以某在臺之日。裨贊無狀。今林侍御旣以論事外補。某義當同出。若乞出得遷。實所難處。欲望鈞慈。檢會某前後所申。特賜敷奏。與某在外合入差遣。庶安愚分。伏候指揮。

辭免除祕書郎申省狀

照得某今月初四日。伏准尙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彭某除祕書郎。某微賤之官。祇拜恩命。自合卽日供職。不當辭免。緣某疎庸不學。濫廁班行。三年三遷。蔑有補報。近嘗控告朝廷。乞一在外差遣。繼蒙除丞農



扈。僅涉兩月。復有此命。晉遷之數。本自異恩。揆之初心。委實難處。欲望檢會某前來陳乞補外各狀。特賜敷奏。與某一在外合入差遣。庶安愚分。伏候指揮。

辭免除起居舍人申省狀

某。今月九日。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彭某可除起居舍人。日下供職者。某忽拜隆恩。不勝悚懼。伏念某。學疎才下。無以踰人。濫廁班行。疊叨遷用。分當引去。屢請未從。方比懷慚。驟膺拔擢。竊惟記注之職。士林高選。顧如今日在廷之彥。與夫寰宇未用之材。若采其學識。則某最凡。計以資望。則某尚淺。雖蒙睿簡。有此親除。既匪其人。難以冒處。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命。改畀時髦。庶穆師言。少安愚分。伏候指揮。

再辭免除起居舍人申省狀

某。近狀辭免。新除起居舍人恩命。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兼職依舊者。竊惟記注之官。號爲嚴近。倘非俊乂之士。不在選掄。故必屢試而後除。皆有已事之可驗。忽容晚進。徑躡清班。地望高而差擇之輕。人物凡而陞道之驟。自知不可。公議謂何。又況近時。尤嚴資格。雖欲脫拘攣之敝。以示激揚。然反取妄庸之人。恐啟僥倖。敢貪寵利。遂誤公朝。輒申方寸之私。不避再三之瀆。冀回恩旨。改授能賢。庶使孤蹤。獲安職分。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繳納右史直講告敕申省狀

某。疎庸不才。誤蒙聖恩。擢實右史。效職以來。今涉半年。委無毫髮。可以補報。有覩顏面。難以安職。除已具

奏乞賜竄黜外。現已出門。迺邇前途。恭俟威命。所有現任起居舍人告。并兼皇太子嘉王府直講敕。須至繳納尙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待罪候車駕過宮申省狀

照得某昨同侍從入奏。以論思無補。居家待罪。恭准聖旨。今日下供職。某嘗具奏乞車駕早賜過宮。依舊居家俟命。四月二十七日。再准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已降指揮。日下依舊供職。重念某身無寸長。謬司記注。嘗謂後之史官。君舉必書。謂之善于其職。則可。謂之忠于其君。則未可。與其必書以懲其失于後。孰若熟諫以救其失于先。故于効職之初。嘗以此言具奏。近日伏見車駕久不過宮。委不忍書之史冊。以玷聖德。數竭忠悃。妄有奏陳。今既未聞過宮之期。豈可徒舉載筆之職。記君之過。委負初心。已同侍從人等入奏。乞五月初一日過宮。現依舊居家俟命。

辭免除職與郡申省狀

某今月初九日內殿宣引。嘗具劄子。奏論知閣門事韓侂胄。依託聲勢。竊弄威福。雖蒙容納。未見處分。闔門屏處。恭俟誅夷。今月十二日。伏准省劄。韓侂胄特轉一官。與在京宮觀。某除煥章閣待制。與郡。某聞命戰惕。不知所容。恭惟皇上從善如流。不間遐遠。如某愚戇。尤荷開容。今既信用其言。雖死無憾。安敢復叨恩寵。以爲己榮。次對陸華。承流重寄。豈茲庸謬。所可克當。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畀以祠祿。使之少安。愚分得以屏處自修。不勝幸甚。伏候指揮。

再辭除職申省狀

某近具狀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與郡恩命。伏准省劄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伏念某空疎不學。愚戇無用。偶事潛邸。誤辱眷知。連月之間。寵數狎至。日思圖報。不敢自安。論建疎庸。宜被訶遣。尙容補郡。本出寬恩。某自初入朝。資序甚淺。猶未作縣。謬列班行。五年之間。叨竊爲守。揆之恐分。已爲濫冒。再勤威命。不敢固辭。惟是職名本待有功。當去之人。豈容冒此。宜黜而陟。恐累初政。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令某止以現官。界之小壘。所有新除煥章閣待制恩命。乞賜寢罷。不勝幸甚。伏候指揮。

辭免贛州乞宮觀申省狀

某十一月十二日。伏准省劄。勘會知贛州衛涇。已除太常少卿。差下彭某合行赴上。十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某照得昨准告授前件差遣。某已兩具辭免。未拜俞音。某現爲庶官。辭免之制。不可煩瀆。又衛涇現已陞辭。合行赴上。某尙有兩年之次。可以尋訪醫藥。觀幸安痊。由是不敢稽留威命。久而不拜。今來衛涇既除他官。恭准指揮。催發之任。自顧某日卽病殘如此。豈可復勝委寄。跼天踏地。殆無所容。重念某才無過人。不周世用。誤蒙聖朝簡拔。驟置從班。坐累十年。一旦起發。畀以大郡。切近鄉閭。地望甚高。俸入不薄。使某自擇。亦不能如此便利。且某方被命之時。計闕期尙有三年。繼而現任。并合赴上人相繼改除。造化無心。若有委曲。某心非木石。豈不能知。甚欲黽勉稟承。仰副朝廷錄用之意。某嘗忝從列。義不辭難。若有使令。安可辭避。儻託以疾病。偃蹇

臥家。是名欺君。罪在不赦。某雖甚愚。安敢犯此。實緣某數年以來。疾病交攻。名狀非一。頃者咯血之疾。半年一發。率以爲常。今夏以來。發作頓併。數月之間。已至六七。近以心氣不寧。其疾大作。不免療以涼劑。用之過當。脾胃頓衰。驟冒冬寒。遂成脾脹。飲食遽減。一日之間。僅能一食。體瘦如削。步履艱辛。現今閒居。專意醫藥。尙費支吾。若使之出從王事。必至顛越。況今贛州。係是本路控扼去處。兼制巔外兵甲。必得威望。足以鎮壓。才力足以酬應之人。方能上寬憂顧。而某形軀支離。人所輕侮。精神荒曠。事必曠瘵。脫有意外。必誤家國。雖抵竄殛。不足以贖。是以忘其冒昧。籲天以請。不敢輒具奏聞。欲望鈞慈。特爲敷奏。且與寢罷贛州之命。若朝廷憐其貧病。再畀祠祿。使得一意醫藥。實爲隆天厚地之施。自此疾病苟痊。雖繁艱任使。所不敢辭。伏候指揮。

## 辭免除殿撰申省狀

某昨准省劄。勘會知贛州衛涇。已除太常少卿。差下彭某合行赴上。十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某緣舊疾未痊。再具狀申尙書省。陳乞祠祿。十二月二十四日。准尙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除集英殿修撰。依所乞宮觀。某恭聞成命。感極涕零。伏念某蟣虱小臣。屢犯威聽。揆以臣子事君之義。合受古人方命之誅。乃蒙聖慈。委曲全護。念其犬馬之疾。特推帷蓋之恩。畀以閒祠。已爲微臣再生之幸。惟是論撰之職。著位最清。朝廷設此。所以優待有功之臣。而某起廢之初。未效微力。使之守地。屢以疾辭。自合坐其不恭。豈可反膺異數。乃是宜責而賞。徇私妨公。其

在興起事功之秋。恐失激勸臣下之意。所關甚大。焉敢苟安。伏望鈞慈。特爲敷奏。且令依舊祠祿。所有除職指揮。特與收回。不惟朝廷予之不爲過恩。仰使小臣受之不致傷義。庶幾終始。不累生成。伏候指揮。



# 止堂集卷八

## 經解

### 需繇辭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序卦曰。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需何以爲飲食之道。物之需于外者。莫急于飲食。故序卦舉其大者言之也。卦本以需待爲義。然必曰有孚者。孚。實也。謂實有諸此。而後可待諸彼也。猶之萬物。必有根本。而後可需雨露之發生。使無其本焉。何需之云。故泛而言之。必有其德。然後可需時之用。必用其人。然後可需世之治。必事其事。然後可需功之成。蔑無一焉。而曰吾有所需。非有孚之義也。惟其有孚。故光明而亨。得正而吉。雖天下之大難。亦可以濟矣。或曰。時方需也。何遽有光亨貞吉。而又曰利涉大川。則是欲使之見于用也。豈不害需之義乎。曰。不然。惟其需。故能如此也。聖人先言有孚。則是其才足以亨且吉。而濟大難者。惟有此才。而時不可。乃能需以待之。則其光亨貞吉宜也。大川之險。非有才而能需者。孰利涉乎。

### 需象辭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五以剛實居中。爲孚之象。孚。謂其中之實也。需之所以光亨貞吉者。政以五據天位之尊。用正中

之道。以是實有之理。需以待之耳。然則所謂需者。豈徒見險不進。一無所爲之謂乎。以此而濟大難。宜乎其往而有功也。何也。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濟大難者。決非輕于犯險之人所能也。

需象辭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象取雲上于天。奈何。坎爲水也。而升於天之上。則爲雲。雲方升于天。必待陰陽氣和。然後成雨。故爲需待之象。其曰。君子以飲食宴樂。何也。雲上于天。陰陽未和。則尙未能成雨。有需待之義。亦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見于施爲也。君子觀雲上于天。需而爲雨之象。懷其道義。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居易以俟夫命而已。夫需者。蓋以其有而不用也。有而不用者。常懼夫心之不平。而氣之易動。心之不平。而氣之易動。雖需亦何益哉。然則觀需之象。而飲食宴樂。真能盡需之道者也。

需初九爻辭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初之需于郊。何也。謂其遠于險也。郊爲平曠安閒之地。需而于是。宜其吉矣。而猶有利用恆之戒。何也。初以陽居陽。好動者也。凡物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使迫于險。猶必知所憂懼。而後能需。今遠于險。而性又好動。難乎用恆矣。處此者所以利之也。爻有以位言者。有以情言者。郊以位言。初也。利用恆者。以其情而戒之也。

需初九象辭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既不犯難，自可无咎。而又恐其失常，奈何？程子曰：身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雖有所需，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蓋用常之人，不爲利誘，不爲才役，動循于理，知其當需而需之，初不待迫于勢之不可，尼于時之難行，而後止也。使迫于勢，尼于時而後止，則身雖不進，而常有不自已之心，其動也，安保其不乖于理乎？

### 需九二爻辭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坎爲水，近水者則有沙。二去險已近，則爲需于沙。小有言者，謂小有言語之傷也。言語之傷，亦患難之淺者耳。二近于險，常患其心不寬平，心不寬平，則躁急迫切，無所不至，是故有常者，乃喜于需。寬平者，乃不害于需，所以初用常則无咎。二衍在中，則終吉。然以初比二，初去險猶遠，二去險已近，而初止无咎，二乃終吉，何也？蓋初則以剛居剛，而恐其不能用常，故聖人發利用恆之戒，而僅以无咎許之。若二則雖剛，而居柔用中，是已能寬平者也。故聖人直許之以終吉，以是知需之善否，不在險之遠近，特繫所以處之者如何耳。

### 需九二象辭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衍，寬平也。人惟寬平，故能需。二以寬平居中，安得不吉？然則二何以能寬平也？二多譽者，以其居下而在外，自有寬平之意，而又以九居之，爲以剛用柔，剛而能柔，非寬平者不能也。

需九三爻辭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泥比之沙。尤近于水。九三以剛居剛。而在健體之上。輕進易動。理所必有。故有致寇之象焉。險猶在外。自我近之。故曰致。然無凶咎之辭。而聖人之于象。又許以敬謹不敗者。雖迫于險。猶能需也。但患剛躁而不知敬謹耳。敬則用心不貳。謹則遇事不輕。以敬與謹而處患難。喪敗可免矣。夫自我致寇。無復可逃。處之有道。猶可免敗。與夫陷身于險。不知改過。以致殞滅者。豈可同日而語哉。聖人憂患天下之意。尤于此爻見之。

需九三象辭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其曰。災在外。奈何。謂在險外而未陷于險也。所以猶許其敬慎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三之逼近于險。乃我自致之。苟能敬慎。則所以致災者亡矣。故不至于敗也。聖人教人以去災之道如此。可謂愛之之至矣。

需六四爻辭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血者。陰陽爭而有所傷也。穴者。物所安也。四固安其所者。然已居險體。三陽在下。陽姓好進。進而遇險。無有不爭。若需于是。則有傷之道焉。故必出自穴而後可也。穴者。物所安也。以六居四。爲以柔居陰。又在上卦之下。乃安于此者。而能畏避三陽。出而避之。則不至于凶矣。聖人教人以需。而此乃教之以出。奈何。必知此義。而後可以需也。未入險中。故可以需。若已在險而需。是爲需于血矣。

需九五爻辭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五以陽剛居尊位。無施不可。何復需之有。而乃云需于酒食。何也。天下之理。固有當需者也。于當需之時。無所作爲。惟飲食宴安。和平其心。以俟之。此需之正者也。安得而不吉。人君所需。其大者。不過天時之未順。民心之未得。諸侯之未懷。夷狄之未服。如此等事。使其心不和平。有待而發。其禍將有不勝言者。五居中守正。既得需之道。舍和平心志之外。無他事也。故有需于酒食之辭。酒食。但指日用不可無者而言。如詩言。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相似。以見其無所作爲。靜之至也。楊氏乃引小雅燕羣臣樂嘉賓之事。以爲說。則過矣。

需九五象辭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此言中正。奈何。謂其居中得正也。既居中得正。則所需何往而不遂。故必如五之中正。而後可以需于酒食。若謂其徒鋪啜荒涵而已。則所需乃凶之道也。

需上六爻辭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自初至五。皆有所需。至上則居險之終。當需之極。險終則無所需。需極則有所得。又以柔居陰。宜安其處矣。故爲入于穴。穴。物之所安也。奈下之三陽。本非在下之物。徒以坎險在前。故需而不進。今險既終矣。需既極矣。三陽上進。不待促之而自來矣。當是之時。上將安處哉。儻自知其陰居陽上。處非其位。不與之校。敬以待之。則亦庶幾其無失矣。蓋上以柔居陰。非與物競者。

也。故敬則終吉焉。大抵需與訟。義正相反。需則不爭。訟則爭矣。惟其不爭。故雖陷于險。而亦可以免。惟其爭。故雖已受服。猶將褫之。人當需而不能需。則入于訟無疑矣。可不戒哉。

中谷有菀首章

中谷有菀。嘆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輿也。水所注曰谷。菀。芄蔚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嘆燥也。仳。別也。嘅。嘆聲。菀。生谷中。早之所難及也。今嘆其乾矣。乾者。本無滋澤。易于嘆也。以菀之被嘆。輿夫婦遭艱難而相棄。故仳離之女。嘅然與歎。傷己遇人之窮厄如此。人蓋指其夫也。

中谷有菀次章

中谷有菀。嘆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獻矣。條其獻矣。遇人之不淑矣。輿也。脩。長也。物之長者。先受日。故易嘆。條。獻貌。獻。壑口出聲也。獻之悲恨。深于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也。夫婦遭饑饉而相棄。乃薄之甚者。而詩人止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曾無怨懟已甚之詞。可謂厚之至矣。

中谷有菀三章

中谷有菀。嘆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輿也。早甚則菀之生于濕者。亦不免矣。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矣。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

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于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爲政荒民散。將無以爲國矣。湯初征自葛。而至于攸徂之民。室家相慶。豈無爲而然哉。

### 狡童首章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賦也。孔氏云。狡童非有定名。山有扶蘇。指忽所美之人。此蓋指忽也。童。小子之稱。經傳言人無所知。多目之爲童。如易以六五爲童蒙。左傳謂魯昭公十九年。猶有童心之類是也。是詩以狡童指忽。蓋譏其無君道爾。

### 狡童次章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賦也。息。喘息也。食。謂不與之食天祿也。詳味此詩。懇懇之意。其愛忽也至矣。而終斥之爲狡童。何也。忽不能盡君人之道。而詩人不失愛君之義。目之爲狡童者。天理之公也。愛之至于不能餐不能息者。天理之正也。雖愛之至。亦不敢沒其實。此所以爲詩人之性情歟。

### 雞鳴第三章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賦也。夜將旦而百蟲俱作。薨薨。衆也。子。女自謂。子。指其君子而言。蟲飛薨薨。則東方旣明之時。予豈不欲與子同夢而寢哉。羣臣之會于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

家事不可不早作也。豈可以我之故而令人憎子乎。積此懇惻之意。真足以感動其君子也。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而難者動之最早者也。故以雞爲夙興之候。凡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君子之聽朝。皆于是節焉。蓋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清明湛然。以觀理則理明。以理事則事治。至蟲飛薨薨之時。而猶留連衽席之欲。則其昏可知矣。此賢妃正女所以必于是時致其警戒之意歟。毛氏曰。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語雖近而意遠。真得此詩之大指也。

講義

潛邸講堂王霸辨釋義

前日蒙大王出示王霸辨。仰見學得其要。不勝悅服。但王霸之分。雖不過公私兩字。亦要人別得分明。如齊桓公伐楚。責之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此舉雖然似公。其實欲假此服楚。以霸諸侯。卻是私意。所以爲霸。古今辨王霸。無如孟子。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無所爲而然也。以力假仁者。有所爲而然也。且舉眼前事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若是自家心中。真的見得孺子入井。實是可惜。即是元來惻隱之真心。無所爲而然。故謂之以德行仁。若是心中欲救此孺子。以納交于其父母。欲要譽于鄉黨朋友。即是有所爲而然。故謂之以力假仁者。此便是天理人欲之分。須是日用間仔細點檢。若是此心發于無所爲。從而充養。不要間斷。如此卽入王道。若是此心發于有所爲。能自警覺。不遠而復。卽不陷于霸道。每于發處使下

工夫大抵一日之間。一念之發。無所爲處絕少。有所爲處甚多。不可不謹也。王霸之分。在此而已。

宜春講義發辭

讀古人之書。當知古人之心。心也者。乃聖賢傳道之實地也。苟不得其心。則雖親見其人。聞其言。且不能無疑。而況于書乎。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夫所謂其人者。非特指方策之文武也。方策之文武已亡。而吾心之文武猶在。是烏可不察也哉。孟子七篇之書。人能誦之。然知其道者絕少。非其書之果難讀也。知讀其書。而不知存其心耳。試與諸君舉其切近者言之。其書有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夫舜。跖之聖愚易分。而一念之善利難擇。孟子循其一念之差。極之于舜。跖之別。其所以拯揅衰世。扶持人心者。明白蓋如此。諸君果有意于斯乎。平居暇日。試察其一念之所從起。如哭死而哀。見親而泚。感孺子之入井而慌惕。初無爲而然者。無非善也。而所謂利者。非特殖貨財。貪名位而已。凡哭死而爲生。泚額而爲人。見孺子之入井。而欲內交。欲要譽。有一毫計護之心者。無非利也。善則充之。利則遏之。精察于毫釐之間。而不忽於隱微之際。則吾視聽言動。無非七篇之書。而何講誦之有。不然。某今日之云云。蓋有所不得已也。

孟子好辯章講義

詳觀孟子此章大指。蓋示天下以明人道立人極之法也。夫人得天地之正氣以成形。而禽獸則得氣之

偏者也。人得天地之正理以成性。而禽獸則得理之偏者也。人道盛則世亦從而盛。人道衰則世亦從而衰。此一治一亂所以分也。自古聖賢易亂爲治。必自此始。所以堯常洪水未平之時。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舉舜而敷治焉。而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使禹平水土。使稷導稼穡。又恐民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也。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自堯之後。凡君天下者。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則治。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則亂。故夏季之君。不能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及湯克夏。則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又作三風十愆之戒。以警後嗣。堯之道也。商末之君。不能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武王既克商。則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堯之道也。上下二千餘年。如出一轍。及至後世。邪說旣作。人心先壞。三綱五常。日就淪斲。內自閨門。外極四海。往往皆淪胥于禽獸之行。不自知覺。自孟軻而下。在下者無復以王道開導人心。在上者無復以王法紀綱人道。所以乍治忽亂。不能長久。然其治也。未嘗不由王道之明。王法之行。其亂也。未有不由王道之晦。王法之廢。而所謂王道者。莫要于三綱五常。所謂王法者。立爲品式條目。維持此道者也。舍此則率天下而爲禽獸。亂亡無日矣。孟軻之辯楊墨。政以其弊。至于無父無君。則于禽獸又何擇哉。後之君天下者。欲識治亂之分。其于此焉辨之足矣。

進故事案此首從名臣奏議補入附講義之後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章臣龜年曰。盈之此說。乃後世不能復古之根本也。凡古制之所以壞者。必



有私情蠹之私情不能去。而求復古。無是理也。盈之既知什一之不可重。關市之不可征。亦知民之不堪。而古之當復矣。在戰國時。如盈之用心者。豈不可進。而孟子闢之如此其嚴者。政恐其有所牽繫也。盈之所謂今茲未能者。果何爲哉。不求其所以未能者先去之。而徒欲少損以收復古之名。此君子所甚惡也。蓋是非不兩立。公私不錯施。邪正不並用。一廢則一興。一消則一長。所以古人謂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未有惡未去而能爲善者也。謂之今茲未能。則是其爲國猶有資于橫斂。而但欲少損以俟來年而後去。安保來年不復矣乎。奈何世之謀國者。多爲此論。以其易入也。聽人之謀者。多喜此論。以其易從也。若井田法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之說。若古人節儉。什一而稅。如太古難。宜少倣古以自節之說。世皆以爲通于世務。不知自今觀之。果何益哉。不特謀國如此。人君子遷善改過之間。而一爲此論所惑。則亦將因循苟且。展轉汨沒。卒陷于過失而已耳。可不戒哉。



# 止堂集卷九

## 策問

### 策問十道

問。榷茶非古也。始唐趙贊議稅天下茶以爲常平。未竟而罷。貞元九年乃定爲三等之法。歲得緡錢四十萬。而陸贄請儲以備水旱。初不以爲非也。然則天下之利取之有名。用之有道。雖憂世之君子亦不之責歟。自唐以來。茶之法蓋屢變矣。始則十稅其一。未幾十增其五。人固以爲厚也。及王涯變稅爲榷。而天下怨之。李石爲相。始復貞元之制。然自是而後。禁私販至于死罪。增稅額至有贖錢。亦幾于甚矣。本朝先用榷法。溶化中乃令商賈買茶于園戶。輸錢于官場。謂之貼射。自交引行而貼射復廢。然大率皆榷也。其後以榷爲不便。易而爲稅。然則唐之法。蓋山稅而爲榷。榷不便而復稅。本朝之法。蓋山榷而爲稅者也。今日其用榷法乎。用稅法乎。以爲榷耶。胡爲有產則有茶租。以爲稅耶。則復交引以防私販何耶。抑榷稅之法。參用之便耶。不然。有是有非。當有所去耶。側聞藝祖平蜀。盡蠲苛斂。茶遂無禁。已而好事者始復議取。而負販失業之民。往往犯法。近日湖湘亦有挾此以爲盜者。搢紳士大夫。頗思所以更張之。而未有策也。或曰。山澤之利不可專也。盡利于民。民將安逃。不可不少弛也。或曰。國用猶有未充。歲入不能盡損。與其捐山澤之利以優末。孰若輕農田之征以重本。其說將安從乎。諸公懷有用之學。以待上舉。試爲有司籌之。

問古之所謂公私者。誠難言也。管叔周公之兄也。而誅之。人以爲周公之公也。然大封同姓五十三國。亦周公也。親也。而誅之。以爲公。則其封之也。亦可指以爲私乎。周公之心。殆不然也。詩人所以譏尹氏太師。不過瑣瑣姻婭之騰。仕爾。然祁奚舉其子。而乃不害其爲公。何歟。宋璟請放叔父。未免爲避嫌爾。避嫌非盛德事也。若上下俱存形迹。所憂詎不大歟。崔祐甫相代宗。未數月。舉八百人。多涉親故。代宗詰之。祐甫曰。選擇百官。不敢不謹。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材行。前輩謂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熟其材行而用之。則所遺亦多矣。其論似中祐甫之失。然不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乎。古者設一相而止。至中古始分左右。聖人之所謂公者。蓋如此也。近世乃裂宰相之權于三省。然中書出令。則又有舍人之批敕。門下省審。則又有給事之封駁。尙書奉行。則又有御史之論奏。其意非欲爲是紛紛也。抑欲參同異。廣忠益。求以盡天下之公焉。不然。權萬紀。嘗勅房玄齡。王珪。內外官攷不平。而魏徵以爲玄齡。珪所攷。豈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委任大臣之意。徵之所慮。誠識大體。然與所謂上下相維之意。寧不悖乎。必欲下盡同異之情。上全體貌之節。如之何其可也。漢唐之亂。皆以朋黨。朋黨誠不得爲公也。然識者乃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抑何歟。商之離心。固不足以當周之同德。然同者未必公。而異者未必私也。不直此爾。科舉自公薦而爲覆試。自覆試而爲別試。自別試而爲糊名。銓選自品格而爲停年。自停年而爲長名銓注。自長名銓注而爲循資。其法益嚴。其制益密。當不得行其私矣。而得人反不如古。是又何也。抑公道之行。不在茲歟。或時世有異同。而公道不得行歟。

幸具言之。以助有位君子欲張公道之意。

問道弗自五典。非道也。士弗究五典。非學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敢問五者之行。孰爲知。孰爲仁。孰爲勇。而所謂一者。又何在也。謂無異道歟。吾嘗學之矣。輕重隆殺。何其不齊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父母宜無異也。而聖人乃曰。資于事父以事母。喪母以期。以父在焉故也。則尊莫先于父矣。然樂書將載晉侯。其子名而斥之。君子不以爲不孝。則父子之道。有不得行乎君臣之間也。君臣爲重矣。然詩有之。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傳亦有之。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古者至以君臣之從違。參之朋友之是非。而取決焉。不敢詭隨于君。以得罪于朋友。則朋友亦不得爲輕矣。然兄弟急難。而朋友雖良。不過永歎。以義合者。又豈得與天屬之愛比乎。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自天屬之愛言之。父母所不欲。與己所宜。不待較輕重而知也。然舜乃不告而娶。何也。周公之于管蔡。雖兄弟不敢愛焉。豈又有重于父母兄弟者乎。以子思所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孟子所言。貴貴尊賢之義。毫分縷析。愈微愈精。此殆其大凡也。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是數者。固皆以善爲主乎。然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安知所謂一者。而求以協之耶。抑輕重隆殺。雖曰不同。而所謂一者。固行乎其間耶。君子每教人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求所以樂者。苟不擇善而固執之。樂安從生哉。國家學校。所以明此也。願與諸君講明之。毋曰今日所較者。藝爾。

問書所以傳道也。非書道其不傳矣乎。三代而上。易惟有畫而已。禹敍九疇。更數百年。乃衍于箕子。當時之書。可謂少矣。而知道者相望于世。周衰。孔子負帝王之學。卒老于行。于是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反視三代。書莫備于此也。然三千之徒。惟以四代禮樂語顏淵。而可與南面。僅僅仲弓一人。異時才難之歎。誠有味其言之。視其書則多于前。攷其人則衰于舊。道益明于書。而人之知道者益鮮。是何故也。不寧惟是。當漢之初。壁書未出。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紛紛于世。五經異同。石渠猶未論也。而董仲舒出焉。其後如劉向。揚雄。皆號博極羣書。然概之仲舒。尙未可謂知道。本朝盛時。學于太學者。至手抄公。穀。後漢書。以讀。未幾書盡摹刻。往往易得。自劉氏爲七經小傳。以經名家者。皆有訓義。歐陽氏。程氏。王氏。蘇氏。其最著者也。雖其學深淺不同。然其間析理精微。守道純固者。自漢以下。諸儒鮮能及之。本朝學術。遠繼三代。實發于元祐。然一時人物。其所植立。卒不盛于元祐之前。何也。豈道之明晦。不係于書之多寡歟。抑得之易。故索之亦不精。知之不難。則守之亦不固歟。將讀書固自有道。不在乎佔畢之間也。古者士旣學經。則所謂疏通知遠。廣博易良之類。發見于外。誠不可誣。而其未學也。亦必視其性情之所宜。求以矯其太過。而濟其不及。不如後世徒事涉獵而已。或者亦每罪教之者。以科舉而責之者。不合乎性情也。近世固有學道山林。不苟求仕者。朝廷固起而用之矣。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有司固願聞諸君之有得于書。且以其所疑告。

問孔子教門弟子必以仁。其目固不等也。然究其凡近之語。不過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人無不可爲也。

而顏子至于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力如此其苦以顏子且爾則他可知矣異時所謂以我爲隱乎者必其門弟子嘗有是疑也孟子言必稱堯舜而極其所以爲堯舜之道則不過曰徐行後長而已夫徐行後長塗之人皆能之何其易也而公孫丑乃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何也夫聖賢常示人以所易而學者常學之以所難豈易之中自有所謂難者存乎然則非用力者不知也諸君學于斯久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固斯道之所以行也諸君今日之所難者何歟先難後獲願與諸君勉事斯語毋徒曰今日所較者藝也

問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三代之學豈徒呻吟佔畢如後世而已人倫旣明則自閨門達之天下自徐行後長循而至于聖人之天道同一塗轍爾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獨不在茲乎後世學校直名存耳然名之中苟得其實則效驗之應亦隨其實之深淺而著漢自武帝興太學至光武時始盛明帝幸辟雍親自講經近于好名然能屈身養老率士以行由是士以廉恥自將取重于世至延熹間清濁相形風俗激矣雖因是啓搢紳之禍自古論士氣之振亦鮮儻焉唐太宗大增學舍差擇名儒以爲師表攷其制度未免誘士以利祿然嘗讀韓愈進學解則知當時取士猶兼行藝也故朱泚之變何蕃一吐而六館之士幡然徇義然則學校教養抑計其名乎抑計其實乎本朝學制文行兼采凡月書季攷不惟屑屑于詞章之中法亦當察閨門鄉黨之行無玷缺者第有司視爲文具弗深攷耳而士相與從事于學亦惟文之工拙是講是究抑末矣于末乎何取本之不立而徒溺于文浮靡勝而

質實衰。無怪也。今欲一變此習。何修而可。將甄別其履行以示勸耶。有志于實學者。亦惟嚴于幽獨。不事表暴。特未易知也。標榜一立。或長浮僞。其爲世害。又甚于文。使聽其自修。則悠悠之病。夫人有之。又懼其墜。而終無以立也。夫離羣索居。學者所患。然羣居可樂。亦可懼也。相觀而善。願與諸君共慮之。抑以自警焉。敢問。

問。漢陳平論宰相之職詳矣。其言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稱其職。不知相之職。止于此乎。抑又有大者乎。或曰。兵者國之大事。相所當知也。自禹征有苗。周公東征。下逮春秋。凡秉國成者。蔑不從戎。惟晉尤著。然攷之周禮。天官冢宰及兵事者。政典以平邦國一語耳。而宮正。酒正之賤。九嬪。世婦之褻。下至屨人。亦屑屑領之。而獨于兵不詳。豈兵猶未得爲大事耶。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以歸諸道者也。周召相成王。實尸此責。而後世乃以屬經筵。故前輩謂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豈不與古異乎。古者天子諫臣七人。說者謂卽四輔及三公也。而後世有言責者。獨諫官耳。故前輩謂天下之事。惟宰相可行。惟諫官可言。又豈不與古異乎。是二者尤國家之大事。獨不得使之如古。何耶。豈時有不同。故事之先後緩急。不得不異耶。或大本既正。則其未自舉耶。願具言之。

問。孟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置郵之貴乎速也。尙矣。在春秋時。曰傳。曰遞。曰驛。其制雖不詳。大抵皆以速也。攷之于漢。有驛。有郵。驛以居。傳置郵以行文書。然有傳。有置。有馳。有乘。有軺。而又有一乘六



乘之別。何耶。既有郵矣。其後又置騎。又何謂耶。京房請乘傳奏事。不可。乃得因郵上書。漢之傳法。似嚴于郵。然當時吏有郵書。掾府有督郵。至以太尉法曹。專主郵驛科程。則其視郵置。亦不輕也。趙充國自金城上屯田奏。至報下才七日。不可謂不速。而河內太守。尙私具馬以爲驛。非猶以爲遲耶。本朝有驛。有遞。然乘驛之制。今徒名存。惟遞以上下四方之奏報。有不容苟。郵卒厲他役之禁。私書重擅入之法。率兩州專一官以攷稽遠。而又莅之以守若倅。督之以監司。而間察之以王人。抑已嚴矣。然文書遲緩。卒不能革。或曰。漢五里一郵。今之遞亦太疎矣。何以責其速。欲增遞而益卒。則現卒尙無食以給。可復冗耶。漢嘗置驛騎矣。國初遞有馬。有步。馬闕則取之羣牧司。騏驥院。後或配之民間。今以卒代馬。何怪其期會之不如律也。若用舊制。豈不益重州縣費乎。或曰。唐給驛田。今官田所在而有。亦可復給否耶。諸軍及牧守間。別置卒如漢私驛。似若便矣。或者又謂私驛既通。遞制益弛。亦果然否。天下之勢。當使如脈絡貫屬。而郵置者。蓋脈絡之所以行者也。抑何以使之不壅耶。幸詳以告。

問。有氣節之士。有功名之士。嗜功名者。多不拘繫。而負氣節者。亦少能自致于功名。何也。昔者曾西。巍然不受管仲之擬。已而乃不敢自比子路。自九合之功論之。子路固所未有。然正纓之死。仲亦未必能也。聖門學者去取乃如此。豈無說乎。漢之王陵。陳平。周勃。三子。固嘗自相訾訶矣。卒之成安。劉之功者。平勃也。而王陵無與焉。然有識君子。竟以王陵之事爲正。何也。豈功名不足論乎。魏相爲漢名相。事業與蕭曹並。後世莫及也。然有所奏請。多因之。許伯。蕭望之。不肯附麗許。史而風聲凜然。卒斃于小人之手。竇武。陳

蕃以黨人之故。欲盡誅中常侍。反爲搢紳之害不細。而陳寔獨以交張讓。由是多所全宥。若以成敗論之。則望之武蕃。直一淺丈夫耳。其然。豈其然乎。唐張易之嘗從容問狄仁傑。自安之計。則仁傑于易之分不疎矣。反正之事。實因易之闖其端倪。而後仁傑得以自盡其說。方仁傑周旋局促于羣小人之間。豈能如裴炎輩。明目張膽。激貪立懦。而五王之功。竟成于仁傑。豈功名之士。未免有所避就歟。裴度淮蔡之績。史歸之斥罷監軍。及觀其論皇甫鎛。程異。斥魏弘簡。似非乏氣節者。至于敬文之際。羣凶縱橫。度任上相。若無預焉。何也。以度平日料之。當不若是。豈亦欲爲仁傑之事。不得遂歟。幸則爲仁傑。不幸則爲度。然則有志于功名者。固未可必也。而氣節一墜。終身不復。士大夫果安所去取耶。夫士大夫而乏氣節。本非一世之福。而徒悻悻然。求以自免于名教。而無所就。亦有益于世否乎。諸君問仕之始。願相與商之。以觀所決擇焉。

問古有農。後世有兵。古非無兵也。寓于農爾。後世知有兵而不知有農。雖謂之無農可也。古者寓兵于農之利可觀已。自秦以三晉之人事耕稼。以秦人事攻戰。而兵農之分。已胚渾于此。漢之兵制。雖不能盡更秦舊。然兵之大體。尙寓于農焉。故高帝謂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文帝與郡國爲銅虎符。政爲發兵設也。是以高帝方有事于楚之時。雖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調之。事竟則罷。武帝從王恢之議。以三十萬屯馬邑。單于既走。則亦罷其兵。發兵罷兵。才一月間爾。豈如後世之終身衣食縣官而無所歸者乎。董仲舒已謂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則兵出于農。在漢已有未便。何也。自漢而

後。惟唐以府衛寓兵。稍合古制。然至太宗時。馬周已言徭役之繁數。不十數年。府兵法壞。衛士稍稍逃匿。至開元。而宿衛遂不給矣。豈人不利於兵。故至此乎。攷之杜甫數詩。則當時從軍者之情狀。使人有不忍于中焉。然則兵果不可出于農乎。抑漢唐所以制之者。非其道乎。若信以爲可出于農也。何爲古者用之數百世。而不見其敝。後世釀農以養兵。似便于古矣。而亦不利焉。何也。古者有事則有用兵之費。無事則有裕民之政。自兵農一分。而兵之衣食。雖無事不可廢也。以聖天子焦勞爲民。而煩租苛斂。猶有不能去者。一欲有所蠲免。非斥內帑以補有司之經費。不可也。非以兵乎。此一事也。古者壯則集而爲兵。老則散而爲農。而今之兵。雖老不復農矣。汰之于行伍。而養之于州縣。不汰則無用。不養則無歸。然汰之者未免增卒。養之者未免增賦。此又一事也。夫兵出于農。則賦輕。兵不出于農。則賦重。理勢然也。今賦既重矣。而沿邊州郡。又有民兵焉。非已甚乎。本朝韓忠獻王。自謂得養兵之說。以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亦知民之不爲兵利矣。然竟刺義勇。何也。亦有不得已歟。此又一事也。夫欲盡如古者寓兵之制。則非惟有駭民之疑。而現隸兵者。亦恐無以處之。欲一仍今制。則又有前數事不可不亟圖者。無已。則屯田營田。亦有可議者乎。屯田營田。雖非寓兵于農之制。而有寓兵于農之意。君子猶善之。然今日曰屯田營田爾。其賦之民何也。抑兵一隸籍。則于耕耨之事。有所憚而不肯爲歟。諸君通于世務。願共講明其當。以紓今日之憂。



# 止堂集卷十

## 序

### 內治聖鑒序

臣聞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其道自源徂流。具有始終。三代以後。此學不傳。然世之治亂。鮮不由之。三代既遠。帝王家法。質諸經傳。惟周最爲較著。蓋自姜姬履帝之武。肇開厥先。以至古公。姜女一德一心。自家達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季篤慶。遂生文王。以王季爲父。武王爲子。太任爲母。太姒爲婦。雍雍在宮。肅肅在廟。神罔時怨。神罔時恫。以御于家邦。後世因以爲文王正家之效。固矣。抑其一家之間。氣脉醇壹。積之渾深。天地至和之氣。鍾發于此。故父子兄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則易然也。夫帝王之事。載于書。詠于詩。散出于諸子百家。視周或尤詳焉。然究其正家始末。未有如周者。亦以記有文王世子。詩有大明等篇。綱條並舉。先後具見。故也。嗚呼。書之不可已也。如是。臣仰惟治朝家法。上繼三代。然典冊所載。精粗大小。繫日以書。不復區別。臣自得官成均。成均舊有國朝會要。及李燾所進續資治通鑑長編錄本。因得竊讀。乃撫祖宗正家等事。萃爲一編。因會要所次之目。實之以長編記載之事。一時名臣奏請。有足裨補內治者。亦復採錄。間有愚見。輒復論著。凡二十卷。名

之曰內治聖鑒。雖分比次序。不無逸謬。不能如文王世子及大明等詩。然其事則無愧于周。而大學不傳之學。世世萬萬子孫。庶乎其可驗諸此矣。紹熙五年正月十一日。承議郎守起居舍人兼皇子嘉王府直講。臣彭龜年謹序。

易覽圖序

一作鏡古  
歷年圖

古者史官記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時繫年。自司馬氏作史記。一變其法。然猶以年表存編年之舊。至西漢功臣表。繫以大事。始髣髴簡冊遺意。由是以後。古法寢不復見矣。本朝司馬文正公作通鑑一書。易史記爲編年。裕陵錫名資治通鑑。簡帙浩大。未易竟編。公嘗自周威烈至周世宗。爲歷年圖。年舉大事。又嘗修國朝公卿年表。倣司馬法。各舉大事于上。最後合二書爲稽古錄。可謂精當矣。然猶恨稽古錄不如歷年圖一覽可盡見也。今世所傳圖。乃自漢而下。亦未嘗年舉大事。恐非其舊。姑因其圖。實以稽古錄。又參公資治通鑑本書。及目錄舉要。卽康節先生皇極經世書。新安朱氏通鑑綱目。東萊呂氏大事記。眉山李氏通鑑長編。譜而圖之。名曰易覽圖。非以求簡便也。昌黎韓文公謂記事者必提其要。蓋提要則綱領舉。而數千年治亂。如指諸掌矣。若不遑之罪。則不敢自恕焉。

清江道院詩序

慶元初元春正月。余守荊渚。便道歸清江。謁邑大夫臨邛常君。大夫見余縣治之東偏。有屋數楹。扁曰清江道院。余見而喜曰。大夫待吾邑厚矣。因問其所以爲道院者。五賞罰有章也。期會有信也。文書有驗也。

役止有度也。出納有程也。如此而已矣。余聞而益喜曰。若大夫所爲。寧以委而不治。聽物自理。泊然如虛無者之心哉。推此以稱天下。皆道院可也。豈惟清江已哉。雖然。州縣亦在人爲之何如耳。寬嚴厚薄。迭相乘除。今日之喜。余尙憂其往也。因以語大夫。大夫曰。余亦自憂也。大夫存必如此。余有望矣。聞道院落成。嘗有作爲歌詩。接民頌聲者。余不能也。大夫請序之。因書其往復語。遺大夫。或者儻知余與大夫之心也。其庶幾乎。

### 送劉伯協序

某與伯協同鄉也。來宜春且同官。聲氣又同。每一見。必握手劇談。傾倒心腹。不啻如兄弟也。然某職在奔走。與伯協聚首。不數日輒復散。而伯協亦多以檄出。出或不得別。別必悵然。今伯協歸矣。某留此。誰與如昔者哉。昔日與伯協易見難久。猶且悵然。今一見不知復何日。能不介然于懷耶。伯協旣行。執某而言曰。何以贈我。某曰。某與伯協。平日無一語在藩牆外。今旣爲不可知之別。敢以誑取乎。昔者子貢問友。夫子告之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某讀語至此。未嘗不悚然汗下也。夫人而有過。使朋友懷畏辱之心。而先有不可則止之意。而後告之。則言之至于吾耳也。亦多歷節目矣。尙且有從與否。進德之難。蓋如是也。而可不勉乎。伯協能受人盡言。自是天資高明。發見于此。廣而充之。與禹聞善言則拜。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投其杖而拜。同一機也。其進豈可齊量哉。某之所以定交于伯協者。蓋在此。某恐去伯協而行乎。頽波敗流之中。悵悵然無以自警也。臨歧分袂。情況作惡。豈碌碌餘子。所以相與者比。他

日不相忘。善言當日至于某之側。是則爲祝。伯協劉氏公非先生後也。

送徐琰序

古之令以字民。後之令以治財。世之議者皆曰。竭天下之財者令也。是豈令罪哉。責財者日與令敵。故令日與民敵。今而語令曰。何不爲古者之字民。是猶責矢人曰。何不爲函人之不傷人也。有是理乎。某觀今之百姓。冒法禁。隱租稅。姦僞百出。以較尺寸。非獨其俗勝也。抑以煩科苛斂。有以使之爾。而士之求。不爲令。其巧有甚于民之冒法隱稅者。豈令果不利于人哉。今爲令者。其責不在民而在財。然民有可取者。令鈎致殆盡。不卹也。而朝廷必欲使人爲令。其法亦密如此。嗚呼。人之情相去蓋無幾。使能體令之所以難。者以體民。則民其庶幾乎。西安徐君。自入仕卽攝武昌。自此或正或攝。凡歷三邑。餘二十年。今旣去宜春。以法當入。要近。其下亦當爲倅若守。終今以往。皆敵令之日矣。雖然。公無與令敵也。夫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君子于禽獸且爾。而況于民。公可謂親見百姓之生之難。而聲之慘然。其可憐者也。公今日以身體民。後日公所至。以身體令。某知民亦易立。令亦易爲矣。于其行也。因書以爲公別。且以爲後日相觀之地云。

跋

恭書紹熙甲寅賜講筵詔後跋

右紹熙甲寅秋九月。講筵詔書賜臣龜年者也。先是八月壬辰。宣引潘邸講讀官臣龜年。臣有開。臣由上。



御帳殿。臣等合班奏事。內侍宣示宸翰二。一書書史十種。一書十臣姓名。臣等奏請聖意。諭云。卽日開講。講筵舊所講書。比講堂不能三之一。朕驟當機務。若聞見不博。不足以應酬。今添置講官十員。令人專一書輪。日赴講。早講于殿上。如故事。晚依講堂坐講。庶幾從容。臣等再拜奏曰。陛下此舉。誠帝王盛德事也。然今日萬幾殷繁。不可與講堂比。諭云。事有章程。豈妨講書。人主在宮中。若有暇日。不過與宦官女子親爾。孰若親儒生學士爲有益耶。甲午降旨以行。辛丑又親札諭詞臣。朕增置講讀。以廣問學。政賴講讀之官。紬繹經旨。反覆開陳。脫有闕遺。因而救正。庶幾有益。不爲虛文。丙午遂頒此詔。訓詞委曲。皆聖意也。先日乙巳。御重華宮大堂開講。宰執皆侍。晚復坐講之制。臣嘗讀范祖禹帝學云。歷覽載籍。創業守成之主。未有若祖宗皆好學者也。然以臣觀之。亦豈如今日之盛哉。若坐講一事。自乾興已後。下逮治平。呂公著諸臣。屢請輒抑。卒不能復。陛下一日闕羣議而用之。可不謂難歟。臣學識膚淺。獲侍金華。旣不足以仰報簡知。親見一時講讀之盛如此。儻不能使後此者有攷焉。臣罪大矣。臣旣以此詔鑄之于石。又推本詔意所發。書于下方。庶以爲聖朝萬世講讀之法云。朝散郎煥章閣待制。知江陵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荆湖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本路營田使。專一措置提督修城。兼提舉義勇民兵。清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彭龜年謹書。

恭書潛邸賜所題梁廩奏語後跋

慶元元年五月

臣至愚極陋。紹熙癸丑五月庚午。蒙太上皇帝擢爲陛下潛邸講官。越六日上講。日昃。讀元祐六年翰林

學士梁燾辨邪正奏。甲午。陛下賜以所題燾奏四十有八言。聖謨簡大。宸翰昭回。前此講堂諸臣所未有也。同列咸歆羨焉。臣仰惟陛下天縱高明。孜孜務學。凡所講切。必極體要。臣初入邸。聞燕閒之所。有一鬆碑。大書知人難三字。臣嘗問焉。諭曰。誠有之。因援李德裕之言詰臣曰。正人既呼。小人爲邪。小人亦謂正人爲邪。果孰辨之。臣對曰。今日講學。卽是辨君子小人之衡尺也。孔伋中庸之書有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主但當精思以明道。誠意以正心。日反己之所爲而自省察焉。若情性近君子。則小人不能惑。若情性近小人。則君子亦不能入矣。諭曰。誠要法也。他日贊讀沈有開講書三風十愆。至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顧有開曰。何謂也。有開以古誼對。諭曰。莫若遠頑童爲最急。若比頑童。色色有之。欲不亡得乎。夫當潛晦養德之時。已知用力于堯舜。所難如此。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其辨君子小人。若是決也。固宜。燾元祐間再仕。再已後入翰苑。乃上此疏。惓惓邪正之辨。累千餘言。意猶不足。而明睿所加。不過數語。使燾獲事陛下。當如何耶。然燾之言。立于今日。真莊周所謂百世之下。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燾于是有光矣。臣今錄燾奏于後。使枯株朽木。猶被雲漢潤澤。庶幾萬世臣子。知不用之言。有用之之日也。顧不幸歟。慶元元年五月朔旦。朝散郎煥章閣待制。知江陵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荆湖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本路營田使。專一措置提督修城。兼提舉義勇民兵。清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彭龜年謹書。

或曰。呂氏得罪于漢大矣。自司馬氏以下。皆繫之帝紀。所以著其專制之罪。而今獨出少帝之號。何耶。曰。呂氏雖專制。然猶託漢以令天下。所置將相。盡循高祖垂絕之言。不敢改也。與唐武氏異矣。所以以少帝編年者。欲以別于武氏耳。罪有輕重。烏得而同哉。

### 劉子卿都梁紀聞後跋

右都梁紀聞。東平劉侯守郡日所述也。侯至郡之明年。某被命遊客于境。從侯問北事。輒隨事應。如其家事。無鉅細久近。不待忖臆。嘗竊歎曰。守邊者不當如是乎。既反命。見參政余公。質使事畢。泛及他所聞見。至侯則曰。邊刺惟都梁最賢。然猶未知侯有是書也。侯曾祖忠肅公。熙寧中使北庭。已襲例奏紀行一編。又爲書備述遼近事以上。裕陵大喜。侯此書異時要亦送官爲宜。昔歐陽六一公嘗云。訓兵養卒。伺覲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至于外料戎狄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己。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侯守邊而求以知彼知己。可謂不苟矣。

### 論

### 漢高帝論

漢高祖乘時崛起。不由積累。五年而成帝業。自非英資絕人。孰能至是。知人善任使。尤其所長。所以滅秦掃項。若此甚易。然資高而不學。氣充而志卑。承周秦更變之餘。先王法制。雖悉破壞。未至如後世影滅迹絕。不可攷尋。而乃安于小成。自甘淺陋。司馬遷史記。高祖大事。多捨不錄。而獨載其置酒洛陽南宮。蓋傷

其志以此爲至足而遂已也。使後世不復見三代之治。非高祖之罪乎。孝文恭儉仁恕。出于天性。然習聞黃老之說。遂認安靜揖讓以爲至道。無復帝王之志。三代以後。雖爲賢主。僅足以致筐篚之盛。視渾渾灑灑。忠厚氣象。蓋蔑如也。孝景忌刻寡恩。孝武剛暴多欲。孝宣察慧不弘。雖其施設間有可取。而大本已失。治效亦駸。所可惜者。孝昭幼冲。明容輔導。非人未究其成耳。若孝元之柔弱。孝成之荒淫。孝哀之昏暗。皆不足道也。然漢業之成。雖自高祖。而其敗也。亦自高祖。當經營伊始之時。而邪沴妖孽。已能爲祟。韓彭之死。皆由呂氏。大權所在。人心易遷。其所以動易子之謀。出盟臣之策。彌留之際。猶惓惓于分命大臣。亦慮此也。卒之身未及寒。而愛子已戕。不出房闥。制天下于女子之手。自是而後。天下之重。乃在外戚。景帝忌刻如此。不能不爲太后。而私梁王。孝武忍殺竇嬰。而乃不敢睥睨田蚡。非亦以太后故歟。至宣帝親歷霍氏之禍。其監不遠。然魏相號稱上意。而不能不因許伯奏事。自是累世耳目所習。不以外戚之重爲怪。遂使王氏竟擅大權。當哀帝時。雖略斂退。而丁傅用事。同一亂轍。天復假王后之年。至歷五世。而漢業卒爲莽所移。撫所由來。罪將誰歸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其漢之謂歟。

## 兵論

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故聖人以師爲毒。天下之民。夫子論行軍。亦曰。必也臨事而懼。蓋爲此也。嘗觀文王遣戍役之詩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又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勞還卒之詩曰。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旄矣。彼旃旒斯。胡不旃旒。憂心悄悄。僕夫況瘁。常

若有幽憂不樂之意。而車馬兵甲。亦不過使之整比嚴肅。以待敵人。何嘗高上氣力。專事戰鬥如秦人哉。秦固以此強。然亦以此亡。古人謂周過其歷。秦不及期。此亦可以攷矣。

記

隆興府武寧縣修獄記

某年某月某日。隆興府武寧縣新獄成。爲屋若干楹。東西窄若干。中爲訊事之所。庖湑居後。凡獄具皆更創如律令。以書屬余記。余辭有親喪。又暮年。申囑于其客歐陽震。余諗之曰。聞令之舉茲役也。至財數月。弊去姦戢。邑用整飭。每旦作吏。鶉衣十數輩。相推排庭中。一撻退吏舍。舐筆聽文書下。盡日無一紙。百姓入官府如家。事已掉臂出。昔不輸賦者。以後爲恥。化幾行矣。而乃汲汲于是。其于緩急先後何如也。不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況令儒者也。客曰。是則然矣。吾聞古人之治其國。本末具舉。雖曰聽訟而無訟之化行焉。豈謂一事不問。懵不辨是非曲直。眞僞。猥以無繫爲無訟。以蓋其不能。如今之所謂儒者乎。今非謂是足以記也。然則何記之。爲余與令同年。知其爲人是胸中磊落。不可以世軒輊者也。視一切功業。如太空浮雲。成不足榮。敗不足辱。彼數楹之起復。曾何足以侈令。而況于獄。令大字深刻。墨而載之四方。使好事者。或以當壁墁。曰是武寧縣新獄記。得無望之戚然者耶。客曰。令不避此名也。自有此邑。卽有此獄。遠不可攷。以耳目所接。十年不一治。治又不過支傾拄危。而于觀于臺者。日相新也。顧屋壽能幾何。儻有歲月可稽。使來者視其久近。以驗屋之壯老而有感焉。其興廢或過于今。亦未可知也。余不能詰。

于是次第客反復語併記之。亦欲見令之所爲不苟。客知之矣。孟浩養直。令姓名字也。今爲朝奉郎。某年某月某日。具位清江彭某記。

# 止堂集卷十一

書

## 上漕司論州縣應副軍糧支除書

某竊見去年茶寇方盛時。江鄂大軍。諸路禁軍。士軍弓手百姓保甲。動以萬計。所支錢糧。皆有朝旨。不拘是何項官錢。應副乏興者。例有重罰。如本州洋鄉。止以臨江弓手資糧不繼。至于奏聞。當時非諸司爲之辨雪。則亦幾于不免。其勢如此。其急也。及事定計費。上其凡目。則大軍之費。始爲豁除。其餘禁軍。士軍弓手保甲之費。則責之州縣自辦。此何意耶。夫小民之家。歲課登場。必先罄其所得。以償逋負。彼非樂于此也。誠恐今日之不償。則後日之不可恃耳。天下之變。如長河大江。橫潰衝決。防此出彼。豈有定所哉。而獨謂茶寇既平。無復有事可乎。若以州縣之財有餘而出此。猶且不可。況今州縣。例皆困匱。縣之負州。州之負大農者。動以萬計也。而安得復有餘力以及此耶。今雖不復豁除。州縣必無填補。徒爲欠目。且負曲聲。此似非明白之政也。其區區之言。惟惜事體。節下無曰某州縣之吏也。徒爲地之州縣焉。幸甚。

## 上漕司論科舉失士之弊書

照得今歲科舉。所差試官。政隸使臺。有二事繫士子利害甚重。敢縷具申稟。夫今世士大夫。好挾客氣。以敗公事。不獨攷校病之。然其他事或有差失。尙可追改。至于攷校。一分得失。更不可移。而尋常試官。多有

趣向不侔。議論不協。循至忿爭。遷怒士子。夫求士子終身。決于其一日之文。固未易見也。幸而有詞華過人。學識兼茂者。豈不可共爲惜之。奈何攷校之官。一或交惡。便生忌嫉。過求疵類。加以詆訾。間有至于黜落者。此一事也。夫分房攷校。本非良法。固有一房合取若干人。而可取者少。亦有可取者多。而有不得取者。人之聰明。本亦有限。至于老少。尤不相侔。奈何攷校之官。類以分攷之故。恥以本房卷子。分與他人。而又精力不逮。不能自攷。至有不會經眼者。此二事也。欲望台慈。于未差試官以前。凡一路應差之官。人與一劄子。具道此意。使之體前日一己之難。知今日士子之不易。毋恃客氣。生私忿。無以分攷害公法。使士子有以進身。朝廷不致失士。不勝幸甚。

論禁糯米書

夫稊之有禁。雖非甲令。而所在用之。不以爲怪。此固出于權時之宜。然直以法之所不當有者。設之于政令。則有所不可。夫禁酒法也。稊非止可以酒。而禁絕之。此與有其具者同也。以法禁酒。雖稍嚴密。人不敢尤。而禁稊亦若酒。則人病我矣。何也。稊非法禁。而我禁之也。某嘗讀孟子。至臣始至于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乃知法禁一立。雖有聖賢。不敢踰越。爲禁者烏可苟乎哉。某近自臨汝歸。聞有以稊得罪者。某已疑之。嘗欲進區區之說。而不敢瀆。蓋曰。此固先生懲一之術也。不謂其至於再焉。再已甚矣。某懼繼之者。猶未已也。某聞今之爲州郡者。皆曰。與其索于本。不若禁其末。故于酒稅尤切留意。此于上下急迫之時。可謂知所先後者也。然天下之事。亦豈可爲已甚者哉。今之官權。視昔者已大益。今之私權。視昔者已大



損。則固不可不權其輕重。而爲之弛張也。某謂穉之禁。當少弛焉。若不得不禁。則亦不當如酒之嚴。有穉者亦不當罪之。與有酒者比。此言使有識者聞之。猶當喙鄙。先生幸勿以爲狂而深思之。

### 論邏者之弊書

覘邏之人。昔人固嘗用之。而君子不以爲然。蓋人之所以貴。夫聰明。謂其于天下之理。無所不見。而今乃付之數邏者。是吾之聰明。止于數人者之耳目。豈不狹哉。世之好用邏者。其說曰。邏者雖不足信。而吾能用之。非也。夫小人之求于君子。亦必自誠信以入。彼非真誠信也。以誠信而用其虛詐耳。今日言一事。實也。而明日則虛矣。明日言一事。虛也。而後日則實矣。神出鬼沒。千變萬化。而君子之權。已在其股掌之中。以術御之者。又不過取其所畏惡者。隨而察之。夫小人之情。安可保哉。固有外若矛盾。而中實膠漆者。使吾一墮其計。則蔽之外。又生一蔽也。而吾之聰明愈狹矣。又曰。邏者之言。雖不可盡用。而吾能用之。有用有舍焉。非也。夫今日聞某人。有某事。吾雖不聽。而其疑根已生于此。他日或有觸吾之疑。則未必不以是爲非。以黑爲白也。故人莫病乎以成心應物。成心應物。則其差必遠矣。又曰。邏所以禁惡也。而善者吾所不問。亦非也。某謂邏不足以懼惡者。而反以懼善者。何也。善者非果有惡之可懼。懼其爲邏者之所中也。故邏者出。而善人。有不安焉。而禁惡者。亦不當出此。夫君子之在天下。當使爲不善者曰。吾懼君子之聞之也。而今乃曰。吾懼邏者之得之也。是人。不畏君子。而畏邏者。苟有得于邏者。則雖爲不善。不病矣。寧不爲君子之玷乎。恭惟閣下講學甚篤。擇義甚精。豈有于此而不洞然者。政如滄江平湖。澄潔虛靜。一芥浮

游其間。若未害也。而離婁子眇然視之。以爲不若無之爲快。儻辱加察焉。爲道以屏絕之。使此輩言語。無得以爲聰明之累。不勝幸甚。

上趙漕論常平欠折書

照得本州常平。係逐年州郡。以新易陳。遂致折欠。雖斗斛出入。本無弊病。然陳米貯積既久。其性已定。新米未免作熱。所折自多。假使自始至今。歲率以石。石率以升計之。數不止此。今來銷折之數。朝廷計亦知之。故于赦文。明有除豁之文。本州亦已發明申常平司。乃蒙行監合千人賠償。緣此事窮究從來。干涉者衆。似聞常平職事。暫洩使臺。輒敢輕率以告。蒙察其本非作弊。特與依赦除豁。則被賜者非一人而已。此非獨爲諸阜輩地。蓋其間多有現管倉場之人。若監繫不已。常平未有分毫之補。其他已有丘山之損。必然之理也。此事嘗略申稟。故復縷陳。賜察萬幸。

上袁守論苗倉收土米耗書

契勘本州支移苗倉。自省耗之外。有明會耗。有州用耗。有土米耗。取之雖若重疊。而攷之各有自來。時世不同。用度寔廣。未容一切末減。其間欲擇其取之無謂。用之無度者去之。則土米耗所不可不講也。夫取土米之耗。其目有二。曰斛面。曰點合。斛面有高低。點合有多少。縱舍所不可知。稽攷所不可得。凡從前倉官。所以受誘興訟者。無非此米招之也。某嘗詢求取土米之法。深有可嘆者。惟其名不正。故脅持者率從輕取。善良者類以重償。惟其數不定。故攬子以重償之格。鳩諸民。以輕取之術。要諸上。大概官與攬子共

其利而受害者數邑之百姓而已。豈可循之而不改哉。閣下出守千里。爲天子撫摩百姓。未及下車。首以銜札禁戢納苗加耗爲念。真得宣布之義。某偶奔走田間。竊聞一二嘗鬱鬱以無從宣吐爲恨。今乃得其陳之。然能見其害而不能見其利。未必不啓或者之笑。夫土米之耗。某固知本州所恃以爲公使者也。然支移之歸袁州。不過數年間耳。方其未有支移也。公使乃以何者充之。儉則貧而有餘。侈則富而不足。此天下之常理也。不能撙節而每患不能充羨。某恐殘民害物之事。將不勝繼矣。獨除之令。企踵以俟。

### 論支移倉水腳錢書

某昨日蒙台諭。以支移倉減去土米。致發綱水腳錢不足。某一時倉卒。不知所對。歸而思之。照得本州苗計一十萬有奇。不論折苗正苗。皆輸水腳。而上供不及其半。以一倍水腳之錢。自可起發綱運。兼支移苗三萬八千。每石又有水腳錢。曾何取給于土米。土米自是羨餘之物。水腳自是合納之錢。水腳錢不知起于何時。而土米乃創之近歲。若以爲起綱必藉土米。則不知未有土米以前。果以何錢起綱耶。只緣去歲失催諸縣水腳錢。綱運不能發。因就便以土米借支。今遂以爲口實。反以爲減免土米之過。則非矣。此事某本不當辯。蓋一默默。則前日敗壞州郡之譖。果若可信。不免具析。因依申稟。伏乞台察。

### 論解彥祥敗茶寇之功書

某此月十五日。得陳丞書。傳台旨。問解彥祥泮鄉破茶寇始末。某時亦効職軍前。頗知其事。是年八月二十六日。賊自安福由。良子坑過泮鄉。卜于大安之龍王祠。不得卜。遂以其衆潛于東岡之周氏家。二十九

日解彥祥令四兵偵探。遇寇漁于周氏之塘。二人爲寇所殺。二人脫走歸報。乃管界巡檢馬熙所轄也。解知寇處。因以馬熙之兵爲鄉導。親提其衆。卽東岡與賊陣于周氏之門前田中。田皆淤泥。僅有徑闊尺餘。寇據田上。我兵弓弩並發。一寇長而髯者奮身前格。彥祥一箭中之。寇墜淤泥中。兵因刎其首。已而又斃一寇。無唇者。賊氣遂索。我兵大振。自己戰至申酉。凡獲十二級。賊稍稍引卻。日昏乃遁。馬熙襲之。賊自赤竹間復入安福高峯寺。解以其衆自萍鄉之樓下。越宜春仰山。復過安福討賊。賊已從永新迤邐南奔向興國矣。方賊去萍鄉時。某以憲檄捕寇于安福之白雲寺。去高峯二十里。某至白雲時。寇新退。詢之主人。皆云。賊留高峯三日。被創者四五十人。疲不能起者。往往自斃之而行。小山有土豪彭道。以辛憲命往捕。因大搜高峯山中。得數屍木葉下。皆被重創而死。人始知茶寇屐于萍鄉。亦不細也。此賊自起湖南。與官軍接屢矣。官軍可數者。僅有三四勝。其大者摧鋒敗之嶺南。而勢始衰。解彥祥卻之萍鄉。而力始困。然摧鋒之功。人人皆知之。而彥祥之功。必待辨。而後明者。萍鄉數級之得。曷能困賊。曾不知此一戰之後。賊所以不能復振者。乃彥祥力也。今彥祥非惟不得賞。且因是鐫官自効。賞罰如此。後萬一有警。何以使人乎。頃萍鄉黃主簿人傑。嘗條其事上之辛漕。辛漕報云。已申朝廷。未知今日施行果繇此否。或別有知之者。爲訟其功耶。某所聞亦其大略。先生廣加物色。儻得其實。爲彥祥直之。不使此輩尙懷不滿之意。于清明公大之朝。不勝幸甚。

小貼子。先生如物色彥祥破賊之功。不當止于袁州向來備申諸司之文。卽以爲實。蓋接戰之地。止知

彥祥所獲數級。袁州所申亦不越是。若僅得數級。豈足論功。先生試訪之高峯左右。知賊困屺之狀。乃知彥祥之功不可掩也。器成以火。火徹乃凝。矢發以弦。弦弛乃中。天下事固然。不可不察也。解彥祥事。先生若得其實。止能上之朝廷。其施行與否。先生固不得專。但管界巡檢馬熙。及管界司兵級。皆當時爲鄉導受敵者也。始袁州牒巡尉禦賊時。備列功賞云。能敗賊者。本官當如何受賞。兵級當如何受賞。及至事已。一切不問。如其他不受敵去處。蓋不必言。若管界官卒。豈可負而不賞哉。此先生所可專者也。故併以申稟。

### 論弭盜書

某聞古者不求治盜而求弭盜。夫盜非不可治也。盜可治而不可弭。猶無益也。世之人固有嚴法禁。峻刑罰。窮盜以治之者矣。而盜每甚于未治之日。是豈人樂于犯法哉。循循默默者。皆可銷爭。錚錚佼佼者。適以召敵。概之人情皆然。而況于盜乎。方荼寇盛時。風聲氣餒。固足以號召姦猾。而猖獗數月。凌藉數縣。卒少附之者。此無他。偶當豐稔之時。無民飢寒之累。奸生之念。重于犯法。其勢固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犯法者。其果情乎。故某以爲有盜而治之。不如未有盜而弭之。今秋雨潦不時。沿流之田。皆不秀實。視之雖若小故。而思之不無過憂。蓋今日百姓。大率窘匱。小有不繼。恆心易亡。或恐姦猾誘之于前。飢寒迫之于後。則某恐不能長享安靜之福。如今日也。某欲望台慈。行下沿江州縣。將被水去處。多方存撫。縱未能過爲補助。亦可以少緩催科。使之稍有暇日。可爲後圖。愚民無以動搖。則盜賊之慮。或可少置。

論州府公庭治囚失體書

廳前綳弔罪人。昔嘗効愚悃。未蒙垂聽。夫姦猾之人。不可不以法治之。然爲此者。則有有司焉。有司雖未得人。然亦不可兼有司之事而治之也。且大官大府。一入其間。當使之有雍容閒雅氣象。今左右囚繫。有似囹圄。非所以示觀瞻也。況君子之爲國。有不可以徒法行者。是固不當察哉。恭惟閣下。自下車以來。行且及期。紀綱整飭。百廢具舉。固已光掩前哲。治越諸郡。而振作之氣。猶不少衰。誠以在下之人。習慣爲慢。發必懲創。猶敢冒法。然某妄謂民之誠心潰散已久。一旦束之以法。未必盡能收斂。先生蓋以哀矜之心用之乎。且試反而求之。身愈點檢。則病愈多。求之我者如此。則求之人者可知矣。此忠恕之道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夫所謂寬者。非欲其放縱弛廢。蓋欲其不瑣瑣于其間也。矇瞽之言。幾于狂矣。罪當斥責。不勝惶懼。

論火備書

竊聞使州時有火警。大治水備。先生處之。固必有法。然頃時見先生令家蓄水。備雖甚整。然罌釜之器。所積幾何。其器之口。止可容一小桶。取一小桶之餘。必以他器取之。桶不能及也。如此則緩急雖千罌何益。況倉卒取水。人豈復顧蓄水之器。一家被火。千家毀罌。瑣瑣細民。徒有所費。此所擾大而所益細。以某觀之。不必行也。如先生所治清水池。判官廳池。古義井。乃大有益。今倉前尙有靈泉池。州前尙有南園池。可治之。南門泡沙河。亦當差官相其取水之路。順否。其餘無水處。多置大桶。罌恐不如此乃善。仍有一法。向

來某亦嘗抹火苦于無水遂以東門外所轄百姓部爲隊伍其中有木行兩人則告示一家要袋子一條一家備棒頭兩箇以備折屋有匠人則告示家要鋸一張斧一張抹火之鏹緩急不可使隊長各備梯一張麻搭一箇隅長備扛水桶一對灑水雜物之類凡前項備物者皆不預取水之數其餘則專一取水都官置取水竹牌子數百枚當抹火之時水一桶至則與牌子一枚明日來納凡無牌子者卽是未嘗取水擇其隊下取水最少之人治一隊長其餘無牌子者並寫名字作圖十取一人決之盡行遣有牌子多者賞之不獨賞行伍且賞隊長如此則隊長專一督人之取水而人之取水者亦自力矣某雖未嘗試之亦疑其便也某謂當以城中百姓分隸三都監河北隸之都巡東西門外廂隸之尉司如有火且使兩處抹不滅復差兩處抹如前者不能滅後者能滅則治其不能滅者賞其能滅者此賞罰止謂自家抹火之人不謂百姓蓋百姓自有取水賞罰矣如此則火爲易滅亦免緩急中淆雜別生事端不審是否

### 論狂僧惑衆書

赤腳狂僧頗欲眩俗久擬申稟乞押入仰山度夏偶未及之聞以二十一日大合齋併及有位者如此則惑滋甚矣先生職主教化正俗驅妄蓋不一事此必有以處之區區之言不能自已伏乞台照





# 止堂集卷十二

書

## 上丞相論劉侍御不當補外書

某等不材。誤蒙朝廷。寘之學校。惟以程士之文藝進否爲課。舍是則爲越思出位。然嘗自念。鄭小國也。猶許士議政于學。況今時方清明。而乃甘心自安于小國之士之下。非某等志也。某等伏見近日殿中侍御史劉光祖。改貳卿寺。朝路籍籍。皆以爲因論吳端之故。有志之士。無不憤惋。夫吳端本一使令之賤。而除帶御器械。前例未必無之。在朝廷亦未爲大失。而臺臣一再論列。遽以他辭遷改。此則不可。祖宗盛時。但聞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直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近倖之私寵。主上嗣守歷服之初。而有此舉措。甚可惜也。閣下入輔初政。言聽計行。而未能回主上茲舉。亦甚可惜也。某等竊嘗私自揣度。主上本無寵任近倖之意。而忽進端。亦本無厭薄臺諫之意。而遽疎光祖。事適相激。遂至于此。視所輕重而處之。使下舍閣平將誰望耶。自端之除。臺諫交論。臺臣之去。諸公竝爭。竊知閣下開陳之間。忠懇備至。然旣聽復變。欲回竟止。從違之機。問不容髮。譬如拏舟急流。萬一稍緩。卽隨波疾逝。將不可止。閣下雖極造膝之陳。人誰知之。使人皆知矣。而天意未回。閣下之責。猶未塞也。某前日亦嘗冒昧奏論此事。投進兩日。未聞報下。自顧狂妄。豈足以感動天之聰明。然區區愚衷。不能自己。輒敢復具此仰叩黃閣。惟閣下實重圖之。孔子曰。所

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夫所謂止者。蓋指行止之義而言也。若曰。君有過則諫。君不聽則已。豈聖人意哉。某受知門下最深。故敢發此戇言。伏乞鑒照。

上丞相論瀘南建康易帥書

某惶恐。輒有狂僭之言。冒關鈞聽。某昨日竊聞建康瀘南易帥。聞之道塗。皆有異說。建瀘兩帥。均爲得人。似無可議。然究其所以易者。則云。因一軍帥逢原爾。未知果否。若果爾。則人不得不駭矣。此人近招軍士之謗。朝廷縱之不行。人已籍籍。今又因而易一連帥。回朝廷已行之命。專易置連帥之權。人謂大丞相亦未必有此力也。以大丞相所未必能爲。而一軍帥能之。自此伸縮進退。朝廷能制其死命乎。設使明以此事白之朝廷。朝廷有此舉措。猶尙可言。今私請而密移之。聞大丞相亦嘗繳此詔命。卒不得請。若然大丞相之力不足與敵明矣。此憂尤有不可以言語盡者。大丞相詎可不早慮深念而制其漸乎。大丞相雖欲朝夕去此人。而其氣燄日長。後不可制。繼此者推其所自來。大丞相其能免人之責耶。人雖不責。我其聽之而自安耶。若張帥之除。朝廷必謂其前日能收繫叛卒。萬一倉卒。必有以處此。不知前日無此然後可。既有前日之事。則瀘卒固已疑之。而尙可爲乎。聞郭帥至彼。專務姑息。旣稔其惡。彼復見張帥之來。必謂姑息者復去。而欲誅我者方至。此憂恐未艾也。伏冀大丞相再留意此一二事。外間議論紛然。某恐未有人直詞以告丞相者。故敢數冒昧而言。

上丞相論胡安福盛年納祿乞與差遣書

某竊見從政郎前安福縣令胡太常。以儒學世家。負性剛直。莅官有守。屬意愛民。前在安福。不及兩月。而百姓至今去思不已。蓋其不畏強禦。足以立善良。能馭胥吏。足以伸冤濫。紀綱嚴整。官府安靜。安福雖號敗闕去處。逋負數多。自本官之來。亦能辦集錢物。應副州郡。但爲奸人所譖。州郡不察。以數十年之積逋。而責之于兩月之間。走吏循習。追擾無禮。胡令不平其慢。投劾去官。州郡無以留之。因羅織其罪。以申朝廷。近聞朝廷已下本路監司劾實。得吉州所申胡令之事。皆以謬妄。未聞處分施行。緣胡令乃文定公之孫。郎中諱寧字仲和之子。偉然自立。克紹其家。伏自陳乞休致之後。不復仕宦。可惜盛年。退老田野。儻蒙朝廷爲之辨明其事。復與一等差遣。令賢者之後。不至絕祿于清時。縣令之氣。或可少伸于百里。實天下之幸。

小貼子。某嘗蒙鈞旨問及茲事。歸又問新喻王丞。得體究事跡。乃敢申稟。王體究官也。其言無有不實。伏乞少留鈞念。特垂究問。委曲施行。某非昵比同官。相公試于廬陵物色。卽知此令之可嘉也。伏乞鈞照。

上丞相論虛傳姜特立召命書

某本月初一日。忽見小報。姜特立召起行在。某始聞之。未敢以爲然也。旣而物色。則其報已四馳矣。退驚且疑。以爲有耶。則相公得君方專。豈遽至此。以爲無耶。則以近事驗之。亦未敢必也。至次日。乃知不然。然有不可不慮者。試爲相公陳之。當此報之傳也。某密察之人情。特善類以爲虛耳。其他泛泛不問者。固亦

不少聞之而喜者。不知幾人。然要非碌碌在下位者也。相公觀此聲勢。抑嘗動心否乎。某前歲至都下。相公斥逐特立無幾日。一時仕路寢清。朝綱頓肅。某以爲或可以有爲。自此若聖德日以光明。政事日以振舉。人心日以向正。則小人亦當屏息退聽。豈敢復萌進用之心哉。廟堂緣一時旣逐此人。諸事每畏其激。或少有過舉。未免放過。而不知今日放過一件。明日放過一件。日往月來。積習成慣。遂致無可奈何。嘗以今日比之去歲氣象。有甚不侔者。以君心論。則勇于退不肖。似不及矣。以人物論。則自外來者。頗不能當去者之賢。以政事論。則去歲可掾而止者。今或縱而行之。不忌也。其于善事。譬如登山。一步澀于一步。其于不善。如履汚泥。一步深于一步。某亦知相公彌縫救正之力。備極其至。然要未能反非爲是。轉邪爲正。所以聊慰人心者。不過百步五十步之間耳。如此浸尋不已。某蓋未保其往也。何也。不正之于本。而救之于末。自應爾也。故某疑此人之必復。蓋不在于前日妄報之傳矣。某觀今日朝廷之上。無有一人當關。萬夫不敢前之勢。故或萬一有礙理之事。相公之力。適不足回。則正如從高決墜。不見其難。豈不甚可慮乎。而相公不思所以圖之耶。前日之報。雖云不實。然不知果何自而出。殆必有爲之者矣。然則相公肘腋之下。豈非有其人之黨羽在乎。某謂此報不當視爲尋常。而不問。要當親質之上。前如本無此。則窮所自來。取其撰造者。寘之于法。不特以示趨響于外。隄防機密之地。亦當如是也。然後徐思所以陳善閉邪。進賢退不肖。以堅定天下之大勢。不然。某恐此人將有時而復。此報亦有時而信。殆不遠矣。區區之心。不獨爲相公慮。蓋爲天下慮。向者獻書光範。已嘗白發其端。偶有所聞。不敢隱默。惟相公幸赦其愚。

上丞相論鐵幣事宜書

某比竊聞鐵幣之議。措置漸就穩貼。但昨日忽聞議者。援明道詔書。欲寬挑揀。此雖有故實。然聽監司帥守行之可也。若出于朝廷。則不可。天下之變。如長江大河。孰能逆料其所決之處。今日若下此令。不特拂前日施行之旨。後日恐亦難應矣。要知此事。朝廷知其變更之大節目可也。若有司所以推行之術。一一總關于上。他日或能使朝廷負不直之名于下。不可知也。區區愚見如此。未必可採。以嘗聞鈞誨。偶思及之。不敢不稟。伏乞鈞照。

代臨江軍乞減上供留補支用書

照得本軍所管三縣苗米。總計一十二萬五千五百四十三石。有零。歲撥上供一十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石。六斗四升。止有一萬五千石。留州支用。而逃亡倚闕。猶在其間。本軍每月合支官兵等米。計二千九百餘石。每歲計三萬四千八百餘石。而閏月不預此數。以其所入較其所出。常欠米二萬九千餘石。而又本軍每歲上供至鎮江。建康。池州。交卸所用水腳糜費等錢。數目浩瀚。鎮江每石至五百以上。建康四百以上。池州三百以上。且通以一石四百爲率。歲合用錢四萬四千餘貫。而百姓輸苗。每石止納水腳錢二百。僅得錢二萬四千餘貫。尙欠錢二萬餘貫。若以米計。又須得一萬五千石。始克辦此。是本軍歲必額外取米四萬四千餘石。方可支吾。夫輸于上者。不可得而減。受于下者。或可得而增加。耗日多。勢自宜爾。某照得昨來臣僚。嘗以贛袁上供米少。而留州數多。臨江。筠州。上供米多。而留州數少。以爲江西科撥不均之病。

某嘗竊究之。蓋臨江、筠州皆受袁州支移苗。昔者漕司科撥之時。必是以袁之有餘補兩郡之不足。或以兩郡皆有支移耗贍。故盡撥本郡之米上供。今日筠州支移自若。而臨江支移撥還袁州已十餘年矣。所以本軍獨受困匱之病。不獨官司不足。又致橫斂于民。其爲害卒未有已日也。某觀江西科撥上供之數。以各州所受苗分數推之。贛州、南安、袁州取之最輕。固不敢援以爲例。只如隆興、建昌、撫州、江州。止是取及七分。以上吉州亦止八分以上。惟筠與臨江取及九分以上。而筠州則有支移補助。本軍支移今不復得矣。儻得如隆興等處體例。更科留一分與本軍相添支用。或可少寬。如是朝廷以有礙戶部支遣。難以措留。卽本軍起發之米。只就池州交卸。卻撥他州起發米數少者。赴建康、鎮江。則水腳之費亦可少損。庶幾裁減耗贍。以蘇凋羸。惠至渥也。某竊惟國家無事之日。政當休養民力。以防不測。今茲內外暇豫。而百姓已自貧悴無聊。豈可不少加念乎。某假守茲郡。儻竭力求濟。亦可苟且歲月。以望終更。然區區之心。不忍如此。是以具析控陳。儻蒙與念遠方。將某所陳。擇其可者。特與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上趙樞密論辭免除拜書

昨者西府之命。自朝廷達之閭巷。莫不交手稱慶。某亦以慰平昔所仰望。不勝其喜。一旦有士友相勉以義。勸先生力辭此命。以全祖宗二十年典故者。某嘗見先生亦略及之。及見汪察院數人文字論列。某又嘗勸亟出城以伸大臣去就之禮。及聞主上必欲柄用先生。爲移御史。乃慨然有感于中。因與士友相評議。先生所以合去合就者。始知今日去雖不可。而留亦甚難也。蓋本朝御史。若以言宰執而罷。則宰執亦

少留者。惟張芸叟論文潞公。一時臺諫皆去。而公獨留。人不以爲是也。范忠宣再相。楊畏嘗論之。言卒不行。一日呂汲公擬畏爲諫議大夫。忠宣以爲不可。汲公曰。畏曾論公。必有嫌。忠宣曰。初不知也。于是三上章求去。竟不得請。是時畏不去。忠宣亦留。然忠宣之留。有不得已。蓋哲宗之初親政。大臣中最注意忠宣。有密薦人材者。輒以質之忠宣。蓋欲藉一簣障江河之力。庶幾于國有補焉耳。今日御史若去。先生獨留。先生亦當自度。今日果能有所建立。以報主上破典故黜御史。而用先生之意乎。抑明知不可以有爲。而苟以順適上意。姑留而姑爲之已也。若姑留而姑爲之。則非忠宣之心矣。使先生自此十事。無一不中人意。人猶不以御史之言爲非也。萬一九中而一謬。則人必以今日不用御史之言爲恨矣。先生雖欲不任天下之責。其可哉。主上眷屬先生之意。可謂不薄。上之用人。純以誠實。虛文苛禮。一切掃去。可謂三王之舉。然禮文之間。亦有不可廢者。蓋君臣相與之情。亦因是而見。而天下之人。爲之起敬。起慢。率嘗在此。前日先生三請去而不報。先生固不以爲虛事也。上未有詔。而先生俯然就之。先生固亮上心無他也。然某以是一節推之。未敢必先生異日果能無言之不行也。則所以答上今日破典故退御史之意。將何以哉。竊聞先生昨日榻前奉祠侍讀之請。亦足以爲國之重。士友聞之。無不以爲然者。願卒請之。已嘗託劉次玉致此意。今日聞扈駕方歸。度必不可干謁。縷縷布此。極其愚瞽。竊幸台照。

上趙樞密論免過宮指揮書

某今日忽聞昨晚降不過宮指揮。甚異于前。此何意也。此事主上不可以自專。而直云更不施行。則是過

宮自我罷之矣。豈不重累聖德。萬口籍籍。皆云此相公不格陳源之命之效也。責有歸矣。相公身爲大臣。又是宗卿。若避嫌而不言。誰當言者。聖賢無避嫌之舉。君父無可避之嫌。但顧在我誠不誠如何耳。避嫌乃是占便宜之異名。非大臣所當爲也。相公今日若直諫忤上。固是死路。若不諫而俟禍亂之作。亦是死路。但諫尙可回。猶是死路中生路也。萬一禍亂作。決死不復生矣。與其死于禍亂。孰若死于諫諍爲分明矣。人嘗云。相公不受知院之命。而居知院之位。爲糊塗。某嘗解之曰。苟得此身在廟堂。爲國家分明得大事。則此身雖糊塗無憾焉。今大事又復不分明。如此其何以塞人言哉。上破祖宗之制。用相公爲執政。政爲今日。今日若更放過。何以報主上。何以謝祖宗。何以厭前日言者之口。前輩云。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富貴一失。尙或復來。名節一虧。終身不復。不知此事不向前。惜此身更待何事。此時不向前。惜此身更待何時也。相公事先大夫。備極孝敬。士大夫能傳誦之。相公能以處身。反不以此處君父乎。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願相公勉之。

上趙樞密論過宮等事書

某昨日僭越。輒具手札。自知必忤鈞嚴。蓋忠憤所激。忘其爲忤也。伏拜鈞翰之賜。不以加譴。不勝感激。竊聞今日宰執開陳。上意頗悔。若然。不如因真情之動。隨而開導之。自來日以往。或有朝殿之日。更不必及他事。止以此請。比聞聖體違和。得之道塗者未可知。但數日前在太乙宮作醮。今日又聞遣人入山。皆有祈。莫若呼其徒。詰其所請事。意必可知。聖體何如。因據此以奏。自無嫌也。此事大臣皆當問。不必以東



西府爲嫌。此豈避嫌時耶。伏乞鈞照。

上丞相論駕幸玉津園宜恭請三宮書

某適聞御史臺告報初三日車駕幸玉津園。臣子獲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自當欣欣然有喜色。何敢復有竊議。但某心竊有疑于此。是日以爲恭請三宮耶。則不見報恭請節次。若不恭請耶。則車駕獨幸玉津。恐于主上奉親之義有闕也。某省記壽皇聖帝之事。高宗也。每歲必恭請出郊。聖父聖子。鑾輿後先。都人擁觀。以爲盛事。今年聚景之幸。稍愆其期。人已疑之。今遽近舍聚景。而遠幸玉津。不奉三宮。而獨出晏遊。此果何意也。夏諺曰。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是舉果可爲度于天下乎。大丞相身爲宰輔。相主上六年。其他勳業。固不敢望。豈有處主上親父子之間。而乃使之睽阻如此。茲不曰大丞相之責乎。是日三宮若不同出。大丞相寧有顏扈從耶。某謂此旨一出。大丞相自當親作一奏。劇論繳回。今遽下之。使人得竊議聖德。已爲失職。又不力諫。使上終成此失。某恐大丞相自此無以辭天下之責矣。某現圖論奏。恐未必得達。謹先具此。以稟切望。大丞相委曲開陳。若得少緩數日。勸睽車駕先過宮恭請。然後鑾輿順動。使至和感召。熏爲滃澤。以慰中外之望。不勝幸甚。

乞補外後上丞相書

某區區進退之跡。仰荷大丞相特賜垂允。前日推曉。非不詳盡。但某熟思之。某之義。豈敢上比大丞相。某今旣出郊。自難復入。且大丞相所以睠睠于某。不令其去者。不過以爲尙可受役耳。然某旣退復進。稍愆

于義。卽嘗議叢集。寧復能有所爲耶。自此亦恐爲繞指柔矣。且他人有一路之績。一州之勞。尙不忍棄之。而況有一世之績者乎。一旦使舍之而去。其于國家利害輕重大小何如哉。蓋此地不比其他官守。一人去可使一人繼之。繼之者或不得其人。又可擇一人易之。教導之事。易一人卽須別起一番頭緒。其所起頭緒雖是。猶恐有齟齬之憂。況不是乎。朝廷必待知其不是。而又改絃易轍。則所失已多矣。士大夫教子弟。可以推也。士大夫得一師教其子。漸見有成。尙不肯以小故棄絕之。況國家乎。某知閣下亦必憂此。數日開陳。想重鈞念。若得委曲調護。使嘉邸不失講學之助。而朝廷數年任人功夫。不爲徒設。可以全大丞相秉政最著之功。不勝幸甚。

江陵陳請畫一事件別上丞相書

某比以到官。嘗專具劄仰謝鈞造。不敢喋喋。懼瀆威尊。某視事兩月。依託崇庇。每思自竭。仰副使令。今有合陳請事件。已別具奏。併列公狀。具申尙書省外。須至畫一開申下項。一本府地當邊面。控阨吳蜀。兵財單寡。緩急無恃。今乞歲分民兵教閱。以作士氣。撥還備邊錢物。以實邊儲。所有利害。具見公狀。伏望鈞慈。早賜敷奏施行。某照得備邊庫錢。累政皆嘗奏請。未見行下。雖知朝廷亦自匱乏。然邊境之備。豈可不豫。緣荊州去朝廷甚遠。若俟緩急陳乞。必致乏興。蓋屯戍之地。府庫枵然。設有調發。廩給不繼。變故之生。瞬息頃耳。況今日朝廷應副州郡。不過會子度牒二種。而此二種。必須無事之時。始可換易。設若緩急方始給降。決難支用。切乞鈞念。一本府爲郡。俸薄物貴。非願仕者所樂趨。故同官閒。最難得人。某近乞辟蔣礪

充本府僉判。聞已特差安撫司。准備差遣。易被。但被已除國正。某又欲辟修職郎路芾。充填上件闕次。其人識慮深遠。可與謀事。已具奏聞。欲望鈞慈。特與開陳。許從所請。某精力既衰。疾病間作。政藉同官。相與協力。伏乞鈞照。右謹開具在前。欲望相公開陳之際。特賜委曲。若得盡從所乞。不勝一路之幸。干冒鈞嚴。不寒而栗。

小帖子。某照得易被一闕。累政係差選人。若徑自朝廷差下亦可。但恐鈞意或有所疑。某契勘得蔣礪。在部改官。年已六十。不應作縣。若某所辟本府判僉不成。只得乞從朝廷。差蔣礪充填。易被窠闕。亦爲幸甚。

### 江陵上丞相乞與祠祿書

某一介無庸。謬當闔寄。自顧縣簿。本不當來。實以威命所臨。不敢辭避。區區到此。亦欲少效微力。以償知遇。比故數有奏請。諒蒙體察此心。知非苟且避事。求以免過者也。無何弱植涉秋以來。不勝寒涼。去年氣疾。乃復發動。今結作一塊。流注左脇之下。凡出入動息。必相引注。不下不散。每下必衰。竊恐自此遂爲沈痼。緣此間醫者。皆不習人之病。而鄉里之醫。又憚遠不肯來。若寢不瘳。必妨職業。竊見荆南地望雄重。控扼吳蜀。包絡江湖。向冬政是彈壓盜賊。防護邊境之時。而某以一病夫臨之。恐招輕侮。或致生事。某已具劄子。陳乞祠祿。冀得少休。尋醫問藥。去此沈痼。儻蒙鈞慈。特賜開陳。俾遂此請。別選賢帥。以鎮此方。不勝萬幸。

上丞相論淮東縱容行使鐵錢書

某輒有狂愚。仰瀆鈞聽。昨日忽聞行遣淮東縱容行使私鐵錢帥臣監司。公論甚愜。但惜乎不少需北使出境而後發。蓋淮東監司帥臣。既有此行遣。反顧帑中私錢。其懼當益甚。或者若盡以朝廷所降錢會。先易其帑中所私。而後及百姓。則去安寧之期。尙未可保也。況劉漕結怨于淮如此。今茲罷免。恐未易離彼。更告鈞慮。思所以圖之。毋使北使未出境。而或有擾擾。恐損國體。某區區守職如此。盡出造化。獨念無所補報。時出警言。自知仰瀆尊威。不勝惶悚。俟命之至。

